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北堂書鈔卷第二十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註

帝王部

猜忌六十六　微行六十七

恩幸六十八　奢侈六十九

廢立七十

猜忌六十六

非少主臣也　若芒刺在背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補）有勝己者以法誅之（曹瞞傳）眠不可妄近近輒斫人　人欲危己輒心動（世說）啖野葛飲鴆酒（博物志曰太祖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補）

微行六十七

微服遊於康衢（列子）微行期諸殿門（漢書）夜漏乃出（漢書）夜出夕還　冨平侯同輿（漢書）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便旋閭閻周觀郊隧（張衡西京賦注要或爲徼）亭長不內宿於逆旅　北至湯池西至黃山　出入市里（並漢書）微服看（世紀）數幸鄧通家（風俗通）醉飽吏民家（漢書）占逆旅夫妻賜金千斤（漢武故事）厭紫極之敝甘微行以遊盤（潘賦）醒醉盤樂極悵懷萃（西京賦）若神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爲貴（西京賦）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西京賦）棄萬乘樂賤事執干戈守空營（並漢書）蘭池見窘（史記）客星通坐（志怪記）

恩幸六十八

非有材能婉媚貴幸（前漢佞幸傳曰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閎孺

（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補）富侔於王者（風俗通）與人主侔　貴傾公侯　貴震朝廷　與上臥起　嘗與晝寢　使乘副車出　出則參乘　冠鵕鸃　傅脂粉　珍寶上第盡在董氏（前漢佞幸傳曰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補）

奢侈六十九

觴酌有采樽俎有飾（韓子）食器雕琢茵飾雕文（韓子）宮室崇峻輿馬奢侈（帝王世紀）披珍玉之衣（傅子）作麗華之室（帝王世紀）宮人不後樂不從懸（三輔故事）庖廚不徙後宮不移（司馬相如上林賦）糟丘酒池（賈氏新書）肉圃酒池（淮南子）酒池肉林（三輔故事）車行酒騎行炙（帝王世紀曰紂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補）桀爲玉牀（淮南子）紂爲象筯（世紀）甲乙之帳（漢書）珠璣爲簾（三秦記）收美女以充明光宮（漢武）女樂三萬人（管子云）美女二千人（漢書）宮內有九市坐文綺之席衣綾紈之衣（並六韜）席錦繡三百人（世紀）峻宇雕墻　窮妙極麗（漢書）臨雲雨（新序）蔽天光（劉協星德賦）飾以美玉（世紀）翠羽飾之　木衣綺繡土被朱紫（並漢書）殿居複道周閣相屬（史記）大宮百里（六韜）大宮千

里（世紀）鹿臺大三里（新序）阿房坐萬人（史記）瑤臺玉鋪（管子云）
瑤臺瓊室（賈氏新書）辟臺（穆天子）玉堂（漢書）璇室象廊（淮南子）千
門萬戶以銅爲瓦（漢書）以瓦爲堂室（漢書）銅金爲柱（淮南子）
石脂爲泥（漢武書）黃金塗階（漢書）投珍物爲沙丘苑（世紀）起
土山於華林園（魏畧）前廷植玉樹（漢書）

廢立七十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並春秋）選賢爲立
（漢書）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　年鈞
以德德鈞以年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並春秋）太尉上
璽符（史記）太后投璽綬（魏志）就宗正府（漢書）壁止西廟（魏志）令
聞日新四海注意（晉王書）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魏書景王承皇
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咸曰昔伊尹放太甲
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
二代行之于古明公當之于今今日之事亦唯公
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補）臣
寧負王不負社稷　司馬孚悲不自勝（魏畧曰景王将廢帝遣郭
芝入曰太后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
何可見耶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
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
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
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
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補）

北堂書鈔卷第二十

北堂書鈔卷第二十一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註

帝王部

昏德七十一　　失政七十二

禪位七十三

昏德七十一

有夏昏德　穢德彰聞　顛覆厥德　斂怨以爲德

以逸豫滅厥德　黎民咸貳　爾德不明　不明

于德　太康尸位逸豫太甲既立弗明　輿居無節

起居無常（詩含）狎侮五常怠棄三正　屏棄典刑

不用古法威儀不類　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　弗

戚于民　無志乎民（春秋）不臧覆用　無功者賞（六韜）元

首叢脞哉萬事隳哉　弗惠阿衡　放黜師保　播

棄黎老昵比罪人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君子在

野小人在位　君子爲下小人爲上（六韜）親小人遠賢

士（諸葛亮）不知用賢（尸子）賢人放逐　左彊在側（淮南子）維

此良人弗求弗迪　諫者爲謗（史記）信者爲誣（六韜）誨爾

諄諄聽我藐藐　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出話不然

善人載尸　君子信讒如或酬之　聞言不信聽

不明也　不諂已者大而梏之（賈誼新書）謀夫孔多是用

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縱惡口棄　愽敬茲

甚（魏志）逋逃是崇　爲長信宮（博物志）起河間第（續漢書）內

作色荒　世子爲政（六韜）婦人與政（世紀）婦言是用　感

後妻言　斲苕華（竹書紀年云桀命扁伐山民山民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

女無子焉斲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補）踞妲己　置妹喜膝上

上與褒姒同乘（並列士傳）發烽乃大笑（史記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

（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補）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豔妻煽方處　宮內九市（六韜）　爲肆販賣（漢書）　身爲商賈與從宮飲（並漢書）　東園輸禮錢西園駕白驢　冠狗弄彘（並漢書）　外作禽荒　般遊無度　十旬不返　朝冒霜露　晝歌塵埃　口倦叱咤手苦轡箠（漢書）　甘酒嗜音　好酒忘身（尸子）　糟爲丘（六韜）　懸肉爲林（三輔）　酒池運舟（帝王世紀）　酒池牛飲（六韜）　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　威儀怭怭　載號載呶　亂我籩豆屢舞僛僛　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俾晝作夜　長夜之飲（世紀）　三旬不出聽政（博物志）　七日不知曆數（世紀）　靡靡之樂（世紀）　矯誣上天　弗敬上天　自絕于天　虧三光之明傷億兆之望（漢書）　逆天道絕天德（世紀）　洩天氣發地藏（太公）　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淮南子）　射天笞地（國策）（宋王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補）

失政七十二

天厭周德（春秋）　周室道衰　天罔不矜（曹植）　構怨連禍

周室微弱政由方伯（史記）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周鄭交質王祭不供（春秋）四郊多壘　盟于太室（竹書紀年曰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於太室補）狩于河陽（春秋）姬厲失權　周舍逃責（前漢諸侯王年表曰幽平之後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服虔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補）折其玉斗失其金椎（孝經援神契曰后偷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椎注后桀也偷苟且自奉也玉斗者渾儀金椎言國之寶補）失其玉鏡（尚書帝命驗期云桀失玉鏡用其噬虎注玉鏡謂清明之道噬虎謂其暴虐補）秦失金鏡　九鼎入秦（史記）步至河上　次曹陽（獻帝）崎嶇危亂之間　飄薄萬里之衢（袁山松）質唱乘輿（獻帝春秋）載帝幸營（獻帝春秋）注寶車馬乘輿器物盡入其邸　星流矢激螢火照道（並獻帝春秋）麴屑爲粥（漢晉陽）慘茶煮飲（四王遺事）御前作糜（漢傳）客舍作食（四王遺事）

禪位七十三

貴而無位　亢龍有悔　選賢與能　格文祖　堯薦舜于天舜薦禹于天　命禹而推受　舜有九子而授禹（吳越春秋）堯待舜　若棄敝履　館于貳室　贈昭華之玉（帝王世紀曰舜夢眉長與髮等堯乃賜舜以昭華之玉老而命舜代己攝政補）授益地圖　輯五瑞　總朕師

北堂書鈔卷第二十二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註

帝王部

太子七十四　霸七十五

太子七十四

主器莫若長子　爵則以上嗣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　太子天下本（漢書）太子君之貳　太子國之棟（國語）太子國儲嗣

君（漢書）社稷之粢盛　從曰撫軍守曰監國（春秋）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漢書）記過之史徹膳之宰（大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書過則不書則死之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則死之補）、作禖祝（漢書曰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使東方朔枚臯作禖祝補）生甲觀（漢書成帝紀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顔師古注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爲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補）太師持銅太宰持升（大戴禮青史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補）升西階　見南郊　射四方　天地降祥

儲君應祉慶由一人萬國作喜（曹植）雞初鳴而衣服昧爽而朝（韋昭）問內竪命膳宰　膳必敬視之藥必親嘗之　親齊玄而養　行不正履不脫冠帶　春夏學干戈　秋冬學羽籥　教以禮樂　春誦夏弦　敏而好學溫故而知新　妙思六經逍遥百氏（魏氏）潛思書籍（魏志）遊談莊老（王晉書）立太傅少傅以養之觀德行而審喻之　選端士以衛翼之　調護太子　護太子家　見正事聞正言（大戴禮曰昔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選天下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目見正事耳聞正言補）一人元良

一日之長（魏文帝）行一物而三善皆得恭敬而温文教喻而德成　太子仁孝天下皆聞　太子名號繫於百姓　寛惇謹慎文詞博敏（並漢書）　聽允之德（薛瑩漢書）　兼資敏達（東觀）　先習教訓（魏文）　義德允休　天資玉裕（陸士衡侍皇太子宣猷堂詩曰茂德川沉天姿玉裕補）　聽亮雄斷（世紀）　慜懷望火（晉書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補）　顯宗對曰（晉書明帝年數歲元帝指日問長安與日孰遠曰日遠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帝異之它日大集賓客問之曰日近帝問之曰舉首見日不見長安補）

安車班論（漢書）　輿輪徐動　從者文學託乘於後車（並魏文）娛待朝夕入侍諷誦　喜抱辛毗（世語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辛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補）　報至尊（語林）

霸七十五

義道以霸　取威定霸（春秋）　王霸務焉（白虎通）　駁而霸（孫卿子）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五霸三王之罪人　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云補）　求諸侯莫如勤王　明天子之威　敬王命成禮義（國語）　尊周室　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再合諸侯三合大夫　衣裳之會十有一（穀梁傳註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寧毋九年會葵丘巳上並齊桓補）文襄之霸不煩諸侯　宣昭令名昭禮命事　大蒐示禮　伐原示信　諸侯相滅桓公耻之　存三亡國以屬諸侯　遷邢於夷儀（左傳僖公元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於夷儀補）封衛於楚丘（左傳僖公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衛國忘亡補）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春秋）三舉而悅（淮南子）一戰而霸　寧東夏平秦亂（春秋）霸西戎（春秋）幷國十二開地千里（世紀）力制羣雄（袁山松）芟艾姦雄（漢書）諸侯無怨天無大灾

北堂書鈔卷第二十三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註

后妃部

后妃總一　奇相二

靈命三　靈感四

臨朝五

后妃總一

天子之配謂之后　爲海內小君（白虎通曰天子之配謂之后后者君

（也天子之配至尊故謂后也后者何也明海內之小君也補）聽天下之內治　修教於內正位閨房（晉中興書）配乾作合（東觀）從尊聽女　皇后玉璽（漢舊儀曰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玉璽金螭虎鈕補）　皇后椒房（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詩云椒聊之實蔓衍盈升美其繁興以椒塗石亦取溫煖除惡氣也猶天子赤泥殿上曰丹墀補）　后聽女順　后聽內職　后職內事（魏志）　王立朝后在前　君子好逑　名家應運（晉中興書）　帝嚳納四妃（曹植姜嫄簡狄讚曰嚳卜四妃子皆爲皇帝摯早崩堯承大綱玄鳥大跡殷周美祥稷契既生羽化虞唐補）　舜納三妃而生九子（藝文注云舜納三妃生九子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益比生二女宵明燭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故維納三妃焉補）　釐降二女　人道大倫　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史記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敘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妻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補）　姙娠周室用（魏志）　夏之興也以塗山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幽之滅也以褒姒（史記曰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㜪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補）

奇相二

此成湯之骨法（後漢鄧皇后紀云相者見后曰此成湯之骨法也補）　天下貴人（漢武故事曰漢景帝王皇后少孤始嫁與金王孫生一男矣相工姚翁善相人千百弗失見后而嘆曰天

（下貴人也當生天子補）貴不可言（東觀）此女貴相乃不可言（魏書曰相者劉良相文昭甄皇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補）方口美髮（後漢馬皇后紀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補）日角偃月（後漢梁皇后紀后時年十三相工茅通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補）身長七尺二寸（注見前）長七尺一寸（後漢何皇后紀靈思何皇后南陽宛人家本屠者以選入掖庭長七尺一寸補）

靈命三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大帝之女（春秋）俔天之妹　離良爲后（春秋）水靈是輔（曹植）河間有奇女　元城有聖女（前漢元皇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値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卽沙麓地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爲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卽元后也補）有貴人之氣（列女傳）有光景之祥（後漢梁皇后紀后生有光景之祥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畧舉常以列女圖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補）黃雲蓋（春秋）嘉樹沾渥（東觀）黃雲滿室（魏武）紫氣屬天（漢書）披手得玉鉤（列女傳）玉衣覆其上（魏志文昭甄皇后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補）夢飛蟲着身（後漢馬皇后紀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着身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補）夢捫天　仰嗽（後漢鄧皇后紀曰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

（而上湯夢及天而咶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補）歌曰白狐（呂氏春秋）讖曰銅馬（晉陽秋）釋箸歎息　龜筮並從（東觀）

靈感四

附寶見大電感而生軒轅（河圖握拒云附寶之郊野大電繞斗樞星耀感附寶生軒轅胷文曰黃帝子補）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　瑤光貫月生黑帝顓頊（河圖著命曰瑤光之星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補）夢接生白帝（春秋元命苞曰黃帝時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意感生白帝補）夢日入懷（漢書）夢月入懷（晉中興書）夢龍據胷（漢書）夢龍枕膝（晉中興書）夢帝謂己余生而子曰虞（春秋）夢高祖謂己生子可名爲彘（漢武故事云漢景帝夢高祖謂己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爲雉補）夢人感己（河圖）夢與神遇（史記）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河圖）郊禖有神跡姜嫄履之生子棄　佳己感神龍而生神農（世紀）赤龍合慶都（春秋）赤龍感女嬀（毛含）玄鳥遺卵簡狄吞之　王雞銜珠含始吞之（詩含）胷折生禹（世紀）石破生啓（淮南子）夢庭產棘（周書）丹蛇入紫宮清烏集臺上（漢武）羣鷰銜土（前漢外戚傳定陶丁姬葬渭陵王莽奏請發冢徙歸定陶塟共王冢次既復掘平周棘其處時有羣鷰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補）暴風揚塵（史記）發塚無屍（漢武故事曰鉤弋夫人卒既殯尸香聞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空棺無尸惟衣履存補）

臨朝五

太后臨朝（前漢高皇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注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爲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補）太后攝政（東觀）太后臨朝省庶獄（漢書）天子幼冲攝機臨朝稱制（晉中興書）專制朝事（漢書）內攝時政外懷戎狄（東觀）臨朝攝政以寧天下（晉中興）閨房之禮任天下之重　修濟大艱（漢書）居危能重（漢南記）內建鴻基外糺王慝（漢序）蕃國親睦遠近欣服

北堂書鈔卷第二十三

北堂書鈔卷第二十四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註

后妃部

德行六　母儀七

孝悌八　慈仁九

率禮十

德行六

關雎后妃之德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　卷耳后妃

之志也　兔罝后妃之化也　芣苡后妃之美也

厚德載物　至柔而剛至靜而方　德冠後宮（列女傳曰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登后位補）

德著閨房　賢而有德（列女傳）　維德之行　脩德之苦

德叅姜姙（漢書）德侔二南（魏書）以色親以德固　美於色厚於德　婉瘱有節操（前漢書曰安定公太后爲人婉瘱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補）婉嫟慈孝　婉順慈仁（漢紀）矢心柔順

惠心淵塞（晉中興書）清淨專一　端一誠莊（列女傳曰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補）訓正後宮　嬪

御有序（並列女傳）內檢左右外抑宗族（續漢書曰孝和鄧后性謙愼兄弟中外皆先帝所寵自攝政之後內檢左右外抑宗族補）性少好樂（漢書）而無儉詖

不忻小數　不好淫事　不喜遊觀（東觀漢記曰明德馬皇后不喜入游觀希常臨御補）不好戲弄（魏志曰文昭甄皇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戲馬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問之答言豈女人之所觀也補）內無忌刻之心不以舊惡介意（續漢書云順烈梁后立順帝崩冲帝在襁褓太后攝政初章德竇后嫉害恭懷皇后獨生聖嗣陷以非辜家屬坐徙九眞章德后之從父昆弟章女爲貴人與太后並寵章致大位大鴻臚及上晏駕后登至尊章惶怖太后內無忌刻之心遂不以舊惡介意補）但當謝過（漢書）

克己求愆（漢書）屬以婦德而不忘付之以正而不衰

輔佐君子（呂氏春秋）以匡主上　執策授親（漢書）屬以輔上有婦人焉（漢書）佐定天下（漢書）太嗣娰徽音則百斯男　纘女維莘長子維行

母儀七

有母儀之德（後漢郭皇后紀曰后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補）思齊太姙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歷漢四世爲天下母（前漢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矦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補）太姙能爲胎教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列女傳）立而不跛坐而不差（大戴禮）誨以正道獨明教訓　教訓以善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有台氏之女也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補）誨啓有力（世紀）教諸小王試其誦論（列女傳曰置織室蠶室濯龍中后親往來占視於內以爲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衎衎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補）

孝悌八

婉順慈孝體性慈（漢紀）親奉供養（漢書）躬執饋饌（漢紀）奉事長樂宮下至侍御皆得歡心修序婦道（晉中興書）定省無

懈　色養不違　親侍醫藥垂涕晝夜（並漢書）　朝望幄座悲喜感動（魏書曰大軍還鄴文昭甄皇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耶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嗟嘆曰此眞孝婦也補）　供養長樂宮（前漢孝宣霍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補）　親奉定省不避寒暑（漢紀）　大化婦道（晉中興書）　不親醫泣流離（漢紀）　不得定省晝夜泣涕（魏書曰太祖初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補）　哭聲不絕飲不入口　疏食骨立　失親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白首未嘗不愴然泣涕（漢記）　后承兄姊恩情契敬甚篤　十四喪兄悲哀過制（魏略曰文昭甄皇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拊養儼子慈愛甚篤補）

慈仁九

簡狄敦仁勵翼（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頌曰契母簡狄敦仁勵翼吞卵產子遂自修飾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爲帝輔盖母有力補）　太后慈仁子孫賴福力（漢紀）　獄訟相引承間爲言（列女傳明德馬皇后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間爲上言之惻然感動補）

率禮十

由禮　動與禮合（漢紀）　仁和有禮（晉中興書）　尊敬師傅（詩小序曰后妃在父毋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毋化天下以婦道也孔穎達疏曰尊敬師傅卒章上二句言告師氏是也傳曰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補）

北堂書鈔卷第二十四

北堂書鈔卷第二十五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註

后妃部

早慧十一
誠節十二
明賢十三
謙讓十四
節儉十五
勤勞十六

早慧十一

十歲幹理（後漢馬皇后時年十歲幹理家事勅制僮御內外諮稟事同成人補）　九歲喜

書（魏志）六歲能書（後漢竇皇后年六歲能書親家皆奇之補）九歲誦論語（後漢梁皇后年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畧舉補）剃髮額傷雖痛不言（東觀）以穀賑給廣爲恩惠（魏志文昭甄皇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善卽從后言補）

誠節十二

周宣嘗宴起姜后待罪（列女傳曰宣王常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補）漢明孝離宮馬后

懷式（列女傳）當熊而立（前漢外戚傳建昭中上幸虎圈鬭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補）投火而死（列女傳漢孝平王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補）禍至共死（魏書）與爾俱死（漢書）

明賢十三

竝以賢明流芳世世（魏書）娥皇聰明　有姺高明（列女傳湯妃有姺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補）質行聰明（列女傳）后性斂給　少而明達　聰叡天資周密畏愼　原事得情　不敢隱情　時有所問對無遺失有

所不安明陳其故進心德適人事脩備（並東觀）　怨不變容喜不失政（魏志）　脫簪待罪　後庭辭輦（前漢外戚傳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補）　蒙被而謝（漢書）　離宮觀畫（曹植）　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前漢外戚傳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左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黃金百斤補）

謙讓十四

謙讓恭儉（列傳）　謙讓曰崇（東觀）　謙退讓位委去至尊恭謹接物先人後己（漢書）　恭讓著於幽微至行顯於不言（魏志）　心每自退（列傳）　彌自揖損（魏志）　以尊事卑終能勞苦（列傳）　先人後己發於至誠（列女傳明德馬皇后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己發於至誠補）　苦心曲體勞謙至甚（漢書）　自省不任粢盛之事（魏志文昭甄皇后表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賤補）　內有進賢之志而無嫉妬之心　不妬忌思賢才不建衆妾　薦達左右（後漢明德馬皇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補）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則百斯男　子孫衆多

節儉十五

躬儉節用　雅性儉節　吾萬乘主欲身率衆（東觀）　吾行儉日久不能爲奢（魏書）　后起微賤車服節儉（前漢孝宣霍皇后初許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補）　后性約儉不尚華麗（魏志武宣卞皇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補）　不好玩弄（漢書）　不好音樂（王沈魏書曰文德郭皇后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明德馬皇后之爲人補）　眉不施黛裝　不求飾（東觀）　衣不擇采　袍極麄疎（漢書）　廚無異膳　常衣大練（後漢明德馬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麄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補）　身衣大帛（漢書）　食不求飽　膳不求珍（東觀）　左右蔬食金銀器珠之物悉禁斷（漢書）　主衣綢縞譴不得賜

勤勞十六

旦夕勤勞（列女傳曰太姒旦夕勤勞以進婦道補）　夙夜戰兢（後漢和熹鄧皇后夙夜戰兢接撫同列補）　至於憂勤（詩小序曰后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補）　采采卷耳　不盈傾筐

北堂書鈔卷第二十六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幷補註

后妃部

誠愼十七
剛正十八
遊幸十九
藝學二十
恩惠二十一
容儀二十二
恩寵二十三
嬖孽二十四
凶逆二十五

誠愼十七

太后愼謹　皇后素謹朴　未曾私語（東觀）夙夜矜矜（漢書）無令干亂吏治（漢記）懼有見私之譏（魏書曰文帝欲遣任氏甄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補

剛正十八

爲人剛義（漢書）辟除嫉妒　冒絮提文帝（史記）戟士收尚書（東觀）不可以我故壞國法　每見外親不假顏色（魏書）外戚戰慄百寮肅然（漢記）

遊幸十九

巡狩四郊見孤寡（前漢元后紀曰王莽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廼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夏遊篽宿鄠杜之間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校獵上蘭補）　祓於霸上　遵霸祓除（師古注曰遵緣也謂緣水邊）補　校獵上蘭（師古注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補　蠶於濯龍（後漢明德馬皇后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補　春幸繭館（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繭觀蓋蠶繭之所也）補　夏遊篽宿（師古注曰篽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補　秋望昆明　冬飲飛羽（師古注曰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補

藝學二十

誦易經習詩論（續漢書明德馬皇后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畧記大義補）誦孝經治韓詩好黃帝老子之言（並漢書）解黃帝素女之書（漢元事）聽言視論摘發其要（漢記）諸兄讀書難問其意博覽五經傳記號諸生（後漢鄧皇后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脩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補）博覽前世成敗女博士（魏志文昭甄皇后年九歲喜書視字輙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爲學當作女博士耶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爲已誡不知書何由見之補）聰慧才能（漢書）聰明才巧善史書（前漢孝成許皇后聰慧善史書補）甲夜占書丁夜盡畢（漢書）治淮南音（春秋）善歌

造曲（漢書）妙麗善舞（前漢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侍上起歌舞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補）

恩惠三十一

施恩惠（漢書）賜錢帛（漢書）以金帛賜長公主（史記）賜以赤綬（漢書）賜青蓋華（漢記云）

容儀三十二

容儀照曜絕異（漢記）瑋璋特異令儀淑美（晉中興書）姿色殊絕（漢武）令色卓絕（漢記）姿色甚偉（列傳）顏色非凡（魏畧）姿容有

異（漢書）惠而有色（世說）李夫人妙麗善舞　竇皇后有容貌才能

恩寵二十三

寵之專房　貴傾後宮（前漢外戚傳曰成帝常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補）遂見寵異（漢書）姬妾莫比（漢書）同輿（晉陽秋）共博（魏志）金屋（漢武）玉階（漢書）舍爲椒風以配椒房（前漢哀帝寵愛董賢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補）上憐閔焉圖畫其形（前漢外戚傳孝武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于甘泉宮補）進恩令美乃作賦頌（漢書）

嬖孽二十四

擅寵驕貴（漢書）有寵驕妬　用心邪辟　佞諂邪媚厥貌惟妖厥行惟軌所與貴之所憎誅之美好辭辯與於姦軌　嬌媚不順嫉妬後宮王與同乘　帝方節飲　醉飽沉湎（列女傳曰更始既惰於政事而韓夫人嗜酒淫色日與更始醉飽沉湎補）啼泣不食　佩劍帶冠（末喜）嗜酒淫遊（並列傳）妹喜好聞繒聲　褒姒舉烽火　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列女傳妹喜頌曰末喜配桀維亂驕揚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姦軌是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國遂反爲商補）紂既無道又重相謬（列女傳妲己頌曰妲己配紂惑亂是修紂既無道又重相謬指笑炮炙諫士刳

（因遂敗牧野反商爲周補）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是喪王國（璅語）

凶逆二十五

巫蠱祝詛　傾亂左道（漢記）絶太后膳賜太子酒（晉陽秋）戟擲孕婦（漢書）宗室所怨海內之讐（漢書）墮炭乃笑（列女傳曰紂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補）溺死乃笑（列女傳曰桀爲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羈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以爲樂補）

廢黜二十六

數懷怨懟不可承宗廟　懷挾左道不可毋天下

遂下暴室（後漢伏皇后紀曰曹操以尚書令華歆爲郗慮副勒兵入宮收后閉戶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補）廢爲庶人（晉陽秋）居長門宮（司馬長卿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補）處昭臺宮（前漢外戚傳曰霍后立五年廢處昭臺宮後十二歲徙雲林館補）退就桂宮（前漢外戚傳曰哀帝崩王莽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補）遷於桐宮　徙雲林館（注見前）徙居雲臺（後漢竇皇后時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而中常侍曹節等矯詔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補）賜死金墉城（晉陽秋）葬於皐門亭（後漢宋皇后收葬宋氏舊塋皐門亭　注云王之郭門曰皐門漢官儀曰十二門皆有亭補）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北堂書鈔卷第二十七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註

政術部

論政一

政必本天　惟辟奉天　取諸兩儀（抱朴子）　以天爲本（潛夫論）　以四時爲柄　以日星爲紀　國有二柄（韓子）　治有四術（尸子）　治有二機（說苑）　必脩諸己以光四海（抱朴子）　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家齊而後國治　民從上所行　上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之所爲民之歸也（春秋） 達民之情然後從命（家語） 民之從上如璽印塗 下之從上猶金在鎔（董子）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政者君之所藏術者主之所執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國者君之輿勢者君之馬（並韓子） 夫政猶張琴瑟（新序） 治國無若五音（史記） 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爲政不行變而更化（董子）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政有綱目法有大綱振裘持領舉綱收綱（應璩） 引其紀萬目起引其綱萬目張（春秋） 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聽焉（韓子） 爲政在人 爲政以德 政有三品（說苑） 政道有三（魏書） 堯舜不易民而治治桀紂不易民而治亂（荀子） 善治者使盜跖可信不善治者使伯夷可疑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春秋）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並孝經） 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 政莫如猛望而畏之（並春秋） 政如冰

霜姦軌消亡（舜云）治國若烹小鮮（老子）治民如御奔馬（說苑）
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　裁國無利器猶以鉛刀
（阮子）治國若耨去其害苗者而已（淮南子）治亂民猶治亂
繩（漢書）治煩事如治亂髮　禮樂治之粉澤　賞罰國
之粉黛（韓子）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韓子）末產不
禁則民無恥（管子）齊其政不易其宜脩其教不易其俗
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成其德教而行
其政令（並孝經）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務其德而安
民（春秋）官爵以利民（韓子）官職相序君臣相正　辨上下

定民志　守我理因自然（韓子）親仁善隣（春秋）悅近來遠
（家語）因能受祿莫敢索官（韓子）利君之祿焉得不報（韓子）與
其食浮於人寧使人浮於食　爲國富民　帝王富
其民（並管子）弗富不足無人不與無以合親（六韜）何以守
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
百姓（韓詩）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管子）足食足兵民信
之矣　擇可勞而勞之　因民利而利之　利以得
民（韓子）利以平民　利以安之（春秋）利而勿害　四達不
悖則王道備　四民用足則國家安樂（黃石公）治國之

難在知賢（列子）民非賢則不治俗非智則不振（杜預）案名察實選才去能　因任而授官脩名而責實（周書）因事施公仍便效才（劉子）官人以序　綜核人才官方任能任賢使能（周書）儁士登進無能降退　明時無廢人

水深則魚鼈歸之主賢則豪傑赴之（春秋）若飢魚之歸餌渴馬之赴泉（管子）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理治（家語）物有其官脩其方（春秋）各勤其官以又其任　官少則精精則職理（並桓溫）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世不吹毛而求疵不洗垢而索瘢（並韓子）治化貴簡易法令不欲多（應璩）無反無側　不僭不濫不貴異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貨使民不盜（老子）罷無益之巧棄難得之貨（潘尼）不覆其事則亂也　漫於政者害於國（管子）政不正則君位危　危以動則民不與　政寬則姦易禁政急則姦難絕（物理論）　法出而姦生（董子）刑肅而俗弊刑罰不中無所措手足　緩法重刑非治平之理民怨者傷國　民勞者傷國（劉子）知之者昌不知者亡吏不徇功民不私力　四疑不破損身失國（韓子）四

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

二十七

北堂書鈔卷第二十八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註

政術部

立政二

明王立政　安民立政　璿璣七政　洪範八政

乃施典于邦國　乃施則于都鄙　以六典治邦國（周禮註云一治典二教典三禮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補）以八法治官府（注云一官屬二官職三官聯四官常五官成六官法七官刑八官計補）以八則治都鄙（注云一祭祀二

（法則三廢置四祿位五賦貢六禮俗七刑賞八田役）以八柄馭羣臣（注云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補）以八統馭萬民（注云一親親二敬故三進賢四使能五保庸六尊貴七達吏八禮賓補）以九職任萬民（注云一三農二園圃三虞衡四藪牧五百工六商賈七嬪婦八臣妾九閒民補）以九式均節財用（注云一祭祀二賓客三喪荒四羞服五工事六幣帛七芻秣八匪頒九好用補）以九兩繫民（注云一牧二長三師四儒五宗六主七吏八友九藪補）以六敘正羣吏（注云一正其位二進其治三作其事四制其食五受其會六聽其情補）以六聯合邦治（注云一祭祀二賓客三喪荒四軍旅五田役六歛弛補）以八成經邦治（注云一政役二師田三閭里四稱責五祿位六取予七賣買八出入補）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注云一散利二薄征三緩刑四弛力五舍禁六去幾七眚禮八殺哀九蕃樂十多昏十一索鬼神十二除盜賊補）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注云一稼穡二樹藝三作材四阜蕃五飭材六通材七化材八歛材九生材十學藝十一世事十二服事補）以鄉三物教萬民（注云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補）以嘉石平罷民（注云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補）以肺石達窮民（注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補）小國事大國大國庇小國　罪疑從輕　功疑從重　齊八政以防淫　一道德以同俗　有勳不廢有績而載　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春秋）以阜人民以蕃鳥獸（周禮司徒職）立之以長幼齊之以君臣（杜預七規云）行之

以禮守之以信　使之以和臨之以敬（並左氏）　厲之以義敦之以仁（杜預七規云）　刑仁講讓（禮運）　通其財利（周禮合方氏）　殖有禮覆昏暴　行其政教　攻政法旣治亂（家語）　除怨惡同好善（周禮合方氏）　取誠言去詐僞（周禮）　角斗甬正權槪、同律禮樂制度量入以爲出制國用必於歲之秒　市廛不稅關譏不征　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　用地大小視年豐耗　申畫郊圻　表厥宅里　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　制送死之節（家語）　爲封丘之度　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周禮遺人）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周禮釋曰委人掌歛野賦故以三百稍地之聚二百里甸之聚以待羈旅過客之等補）　春入貢秋獻功　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已上並周禮）　月省時考歲終報功（淮南子）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北堂書鈔卷第二十八

東洋文化研究所藏

北堂書鈔卷第二十九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幷補註

政術部三

君道三　　臣術四

君道三

君天也（左氏）君地也（韓子）君舟也（孫卿子）君以出令（左氏）羣下歸心（白虎通）衆才所歸（曹植賦序）萬物之機　利害之轂（韓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左氏）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鄧析書）

尊天事地（新序）敬小慎微（春秋繁露）以民爲體　樂從規諫（抱朴子）儼然玄默（淮南子）居高視尊（尸子）君猶儀也儀正則形正　君猶盂也民猶水也盂圓則水圓　神之主亶聰明　民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毋　一人被之而不衰萬人蒙之而不褊（淮南子注曰衰大也蒙冒褊小也補）有德之君以樂樂民無德之君以樂樂身（後漢臧宮傳詔報宮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今國無善政灾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補）能爲上者若緣木（家語）善用才者如濟海（管子）禮讓爲國仁義爲宅（揚雄傳）牢籠天地彈壓山川（淮南子）仰順天道俯協地理（家語）七恕以進善九思以防惡（桓範新書）一言倚而天下靡（車子）五穀俱傷君無德也（京氏易五星占）

臣術四

閒氣爲臣和氣爲人（春秋）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行六正則榮　犯六邪則辱　預禁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此聖臣也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此知臣也守公奉法不受賂遺此正臣也身死國安不悔所行此直臣也　安官貪祿

與世沉浮此具臣也　偷合苟容與世爲樂不顧其後害此諛臣也　所欲進則明美隱惡所欲退則明過匿美此姦臣也　內離骨肉之親外則妒亂朝廷此讒臣也　擅矯主命以自貴顯此賊臣也　讒言以邪墜主不義此亡國之臣也（以上並說苑）　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董子）有弗二心之臣憂國奉公之臣（東觀）　梁棟大臣（桓子）　社稷之臣（春秋）　輔弼之臣（漢書）鄂鄂之臣（漢書）智囊之臣　殺身益君　賢臣（新序）能臣（左氏）亂臣　謀臣（魏志）以道事君　有諫無訕

奉上（韋昭）歸美報上　北面委質無有二心（韓子）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抱朴子）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韓子）有難不死出亡不送（晏子）不擇事而安之（莊子）怠則張而相之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魏文帝詩）

北堂書鈔卷第二十九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註

政術部

錫命五　勸賞六

戒慎七　弊政八

佞邪九　貪暴十

錫命五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敬敷王命以綏四國（左傳）策功

以命　且有後命（春秋）諸侯有德天子錫之（韓詩）諸侯獻功於是錫之　錫鈇鉞然後殺錫圭瓚然後爲鬯命爲二伯　廼加九錫　奄受北國　撫征東夏（春秋）命以天子禮樂　得賜天子旌旗　分之彞物（左）錫之山川　致於渠門（國語）分魯公以大路封於少皞之虛（左傳蔡衛爭長子魚曰昔先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補）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之甲（左傳子魚曰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補）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文選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云云補）錫彤弓彤矢　賜盧矢（左傳）釐爾圭瓚賚爾秬鬯　何以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賜冕旒（東觀）經緯禮律爲民軌儀是用錫君大輅（漢獻帝加魏公九錫）紀綱禮度萬國是式是以錫公大輅戎輅（晉恭帝加宋武九錫）綱紀江外民以安業是用錫君大輅戎輅（魏文帝）經用道德穆序人倫是用錫君大輅戎輅（袁宏撰桓溫九錫文）勸農務本粟帛滯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漢獻帝）務力勸農倉庾盈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魏文帝）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漢獻帝）顯直厝

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孫權傳）誠勇並著清除萬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魏文帝）式遏寇讐清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晉恭帝）謙愛爲基仁愛爲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桓溫）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形弓盧弓（魏文帝）化民以德教民興行是用錫君懸軒之樂（魏文帝）俾民興行少長有禮是用錫君懸軒之樂（漢獻帝）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懸軒之樂（孫權傳）以虛受人內外協和是用錫君懸軒之樂（桓溫）研其明哲官才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漢獻帝）任其才能官

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魏文帝）官方任能羅網幽滯是用錫公納陛以登（晉恭帝）翼宣風化遠人回面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漢獻帝案回面魏志作華面此從文選補）宣美王化遠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戶以居（晉恭帝）德音遠流懷義慕化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桓溫）旁眺八維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形弓盧弓（漢獻帝）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形弓盧弓（晉恭帝）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形弓盧弓（孫權傳）糾虔天刑章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漢獻帝）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晉惠）

（帝）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是用錫公鈇鉞各一（晉恭帝）溫恭爲恭孝友爲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漢獻帝）誠肅爲基恪勤爲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桓溫）溫恭孝思致虔禋祀是用錫公秬鬯一卣（晉恭帝）

勸賞六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左傳蔡聲子）慶賞賜予民之所好誅罰殺戮民之所惡（韓非子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補）爲國者賞不僭刑不濫（左氏）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惡（左氏）先賞後罰　賞於國　賞者貴信（韓子云公孫治秦）賞必加功有功必賞（新語）至賞不費（管子）賞一人而千萬人喜（太公金匱）賞一人而天下人勸（傅子）賞重則民移（呂氏春秋）無賞士不往（三略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賞者士之所死補）死於厚賞　賞延于世（傅咸陳事）賞不踰時　報功　崇德　大賚四海不愧千金（魏書）進賢受上賞（鶡冠子）輔義爲上賞　教我以善爲次賞　數舉吾過爲末賞（並呂覽）晉侯行賞狐偃爲首（史記晉世家曰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

（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補）襄子賞功高赫爲首（韓子）賜汝陽田（左氏）賜雲夢田（宋玉集小言賦）賜舟八田（尸子）賜魏絳歌鐘（左氏）給周瑜鼓吹（江表傳記）賜之千金（管子）賜衣冠見（淮南子）賜獨坐（顧啓期）賜高蓋車　賜齊輧車（吳志）賜車蓋以勸有德（漢書循吏傳）賜牀帳以顯節義（襄陽記云）

戒慎七

敬慎不敗　不自滿假　恪謹天命　玩人喪德　克自抑畏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昚乃儉德惟懷永圖　惟予小子不聰敬止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爲　夫有尤物則必移人苟非德義則有禍　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師曠聞子晉之言東蹋其足　狐有牙而不敢以噬貔有爪而不敢以攫　鑒戒晉敗　護守勿失　戒守以信　武王圖商至於鮮原　綿

緜不絶將成網羅　毫末不札將成斧柯　失在自克過在自懲　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　爾有力於王室敬之哉無曠乃力　畏威疾知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晉語姜氏謂公子昔管敬仲云云補）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　趙文子冠見張老而語之曰善哉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國語注滋益也補）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范文子言）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國語單穆公云　注曰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爲用也補）范文子謂文子于人怒必獲毒焉　問謗譽於路辨祅祥於謡　有邪而正之盡誡之術　無曠其衆以爲亂梯　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二山魯人以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晉語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偏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補）子入太廟每事問蓋眘之至也

弊政八

弗若于政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不躬不親庶人不信　誣上行私不可止也　不勝其弊未能寡怨於人（禮記曰夏虞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補）無憯怛之愛無忠利之教　政散人亡　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　矯誣犯禁　衆誰適從（左傳杜注云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補）　晉政多門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　怠於其位　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　政不率法而制於心　弊邑失政天降之灾　善人未勸淫人不懼　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左傳伍員云注曰肆猶勞也補）　厭政甚矣（春秋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補）　上有困令聽讒自亂聽諛自欺多易自怠恨多無親怨多不克　繁政害力繁賦害財　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乃不保淫好破義言不協民乃不和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順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汲冢周書補）　上不知無以利事下不力無以承順佐不利無以集衆卿不仁無以讓賢伯不勤無以行令　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

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周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補）變前之大章以泰天下　以智治國國之賊也（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補）水背源而流竭木無根而不長

佞邪九

無妄之灾天命不祐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　比之匪人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無以利口亂厥官　盜言孔甘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無易由言　耳屬于垣　言之醜也　言之辱也　君子不以口譽人　情疎貌親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　口費而煩易出而悔易以溺人　小人行險以僥倖　慢易以犯節沉湎以忘本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　目動而言肆（左傳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補）視流行遠不安其位　愚弄其人　其言僭嫚　無信多私　姦以事君吾所能御（左傳叔向云注御止也補）齊人執鄭詹書其佞也　自齊逃來

曰佞人來矣（淮南子曰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補）極言無度　其口曲媚　曲躬要利並得厥求　面相誣蒙及爾顛覆　說者流於辨得者亂於辭　安知是諓諓者乎（趙語范蠡謂王孫子曰吾濵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補）展而不給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　優施謂里克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之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晉語驪姬與優施謀殺太子驪姬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云云注曰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孟里克妻字茲此里克也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言里克欲爲閒樂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曾不如鳥鳥苑茂木貌已里克也喻人皆與奚齊已獨與申生也補）毋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毋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晉語里克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云云補）撓志以從君廢人以自利　佞心翦翦　謬悠之說荒唐之言　恣縱不羈　無稽之言　各興心而嫉妬（騷經云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　王逸注云興生也害賢爲嫉害色爲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已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補）荃蕙化而爲茅（楚辭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王逸註曰荃蕙皆美香草也言蘭芷之草）

（變易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爲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也補）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楚辭天問曰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　王逸注曰雷開佞臣也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補）明白不進荊棘成林　巧佞在人賢人滅息　連蕙茝以爲佩　遇鮑肆而失香　浮雲蔽悔姦臣浮說　世雷同而炫燿何毀譽之昧昧　視忠正之何若改前賢之法度　喜囁如之妄詐

貪暴十

弗迪率典　沉湎冒色敢行暴虐　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叨蹪日欽劓割夏邑　倚勢作威倚法以削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　正月大夫刺幽王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　終風乃刺虐也　碩鼠刺重斂蠶食於人貪而畏人若大鼠　哀刑政之苛　歛怨以爲德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王公侵刻下人不得其所　率人以暴而人從之　唯戮是聞　棄命專殺不能致順至於用鉞肆於人上以縱其淫　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

之心（左傳趙文子曰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　林注曰子木稱兵是有禍人之心趙武欲弭兵是有愛人之心此楚所以得志陵駕於晉補）

肆其罔極

視人如草莽艾殺其人

暴骨如莽

反易天常斬艾百姓

吁天之無辜

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浸欲崇侈不可盈厭

侵欲不忌（左傳郤至曰世之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林注云好財曰貪盡利曰冒侵奪嗜欲無所顧忌　杜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補）

政以賄成

干國之紀

貪貨棄命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左傳曰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云云補）

何沒沒也

將焉用賄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貪以敗官

以玉賈罪

強奪商人無所還忌

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左傳晏子謂景公曰內寵云云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補）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人共也而虞之非也（左傳成公十八年春秋書築鹿囿穀梁傳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補）

天子受獻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春秋桓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

（求金甚矣補）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動人之所動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財則貢賦少勤於食則百事廢　用人之力爲已悉矣　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驕頑之虎見利無親　賄無成事　專利作威　今爾執政小人惟以貪諛　爵以賄成　飲食以親貨賄以處接利以合　厚顏忍耻遂非不悛　享一利亦得一惡（晉語曰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爲也威行爲不仁事廢爲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補）黃口貪食而易得大雀善驚難得也　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　孔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以忘患君子愼所從也（家語曰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愼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人之戇則有危亡之敗也補）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一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註

政術部

賦斂十一　徵役十二

貢獻十三

賦斂十一

庶土交正底愼財賦（書孔安國注云庶土交正謂壤墳壚也底愼者財貨貢賦取之有節也）所說於民輕重之法（月令季秋云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說於民輕重

（之法貢職之數）以諭九稅（周禮掌職云以諭鄭曰曉告也）山林藪澤有賦有稅（漢書食貨志云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　案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補）四郊人民分時徵賦（周禮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案閭師徵斂百里內之賦賈疏云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及六畜之數以其人民是出賦之數其六畜是等竹之本故須知數也云以任其力者謂以人民六畜任使其力也云以待其政令者政令謂賦役皆是也以時徵其賦者賦貢所徵當順其四時故云以時徵也補）田籍而不稅（禮記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補）市廛而不稅（鄭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關譏而不征（鄭注云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補）百里之內共官千里之內爲御（王制曰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鄭注云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百里賦納總（禹貢孔註云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補）二百里納銍（孔注云銍刈謂禾穗　案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鐮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　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補）三百里納秸服（孔注云秸稾也服稾役　案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設秸亦稾也雙言之耳去穗送稾易於送穗故爲遠彌輕也補）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孔注云所納精者少麤者多）遠郊二十里漆林二十而五（周禮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鄭注云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鄭司

（農云任也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故書漆林爲桼林杜子春云當爲桼林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畺場有瓜補）**什五而稅**（前漢食貨志云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伍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補）**三十而稅一**（前漢食貨志云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補）**什一行頌聲作**（公羊傳云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以桑爲均**（月令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之一以給郊廟之服　鄭注云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補）**徹田爲糧**

九賦斂財賄（周禮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三曰邦甸四曰家削五曰邦縣六曰邦都七曰關市八曰山澤九曰幣餘之賦也）**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周禮注云邦中在城郭者待猶給也）**四郊之賦以待稍秣**（注云四郊去國百里稍秣即芻秣也）**邦甸之賦以待工事**（注云邦甸去國二百里工事待給工器物）**家削之賦以待匪頒**（注云家削三百里頒爲班謂班賜三公及羣臣）**邦縣之賦以待幣帛**（注云邦縣去國四百里）**邦都之賦以待祭祀**（注云邦都去國五百里）**關市之賦以待膳服**（注云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膳服即羞服也）**山澤之賦以待喪紀**（注云喪紀即喪荒也）**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注云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賜予即好用也）

徵役十二

使民任事（禮記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案鄭玄注云寬其力饒其食補）大役任衆（周禮）興事任力（王制鄭注云事謂築邑廬宿市也補）木鐸徇於朝（周禮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　案鄭注云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補）鼛鼓役事（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蕢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鄭注云鼛鼓長丈二尺　案緜詩云鼛鼓弗勝鄭云鼛鼓不能止之此云鼓役事謂鼛鼓起役事彼不同者但起役止役皆用鼛鼓兩處義得相兼耳補）大旗致之（鄭注云旗畫熊虎者也徵衆刻日樹旗期於其下補）以役國事（周禮族師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行役之事（周禮州長云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補）起徒役家無過一人（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用民力歲不過三日（禮記鄭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　案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補）

貢獻十三

天子班貢（左傳）諸侯入貢（周禮小行人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鄭注云貢六服所貢也　案釋曰此云貢即太宰九貢必使春入者其所貢之物並諸侯之國出稅於民民稅既得乃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美物必經冬至春乃可入王以

（是令春入之也補）**三邦底貢**（尚書禹貢云惟箘簵楛三邦彥貢三物皆出雲夢）**五官致貢**（曲禮鄭云貢功也享獻也）**定九州入貢棐**（漢書食貨志云禹平洪水又九州判土田各因遠近賦貢棐）**以九貢致國用**（周禮太宰云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二曰嬪三曰器四曰幣五曰材六曰貨七曰服八曰斿九曰物貢也）**任土作貢**（禹貢孔安國曰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任貢物**（周禮閭師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任圃貢草**（閭師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鄭注貢草木謂韭果蓏之屬）**制地貢**（周禮大司徒云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法而待政令　鄭玄注云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各以其職來貢**（說苑云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補）**各以其國遠物**（禮器云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鄭云其餘謂九州之外夷）**厥貢惟土五色**（禹貢徐州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　案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補）**厥貢球琳琅玕**（尚書皆玉名琅玕石似珠）**厥貢浮磬**（禹貢泗濱浮磬泗水涯中見石可以爲磬）**厥貢惟金三品**（禹貢云金三品金銀銅也）**厥貢瑤琨篠簜**（禹貢注云瑤琨皆美玉　案王肅云瑤琨美石次玉者也補）**錫貢磬錯**（尚書豫州治玉石曰磬錯）**厥貢銀鏤**（尚書梁州銀鏤砮磬　案孔注云鏤剛鐵補）**厥貢怪石**（禹貢青州岱畎絲枲鉛松怪石怪石好石似玉者岱出五物貢）**厥貢礪砥砮丹**（尚書荊州砥細於礪皆磨石砮石中矢鏃）**厥貢漆絲**（尚書兗州地宜漆林又宜桑盛之筐篚爲貢）**厥篚壓絲**（尚書青州檿桑蠶絲中琴瑟絃也）**厥篚玄纖縞**（尚書徐州云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厥篚織文**（尚書兗州

（云織文錦綺之屬篚盛之爲貢也）厥篚織貝（尚書揚州織細紵貝水物案鄭玄云貝錦名補）厥貢鹽絺（尚書青州絺細葛也）厥貢絺紵（尚書豫州）厥貢熊羆狐狸（尚書青州貢四獸皮）厥貢羽毛齒革（尚書荊州）厥貢羽翟（尚書徐州翟雉名羽中旄旄羽山之名也）納錫大龜（尚書荊州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非貢之常物也）厥貢嶧陽孤桐（尚書徐州之嶧山陽特生桐中琴瑟）厥貢杶榦栝柏（尚書荊州幹柘也柏葉松身曰括）厥包橘柚（尚書揚州小曰橘大曰柚命乃貢也）厥貢菁茅（尚書菁以爲菹茅以縮酒）獻其所有（穀梁傳）畢獻方物　正南以珠璣瑇瑁爲獻　正西以龍角神龜爲獻（汲冢周書伊尹受命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請本以魚支之鞞口鰂之醬鮫厰利劒爲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胷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畧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善補）內金

示和　加璧尊德　獻泰山旁邑（史記云濟北王以天子宜封禪上書乃獻其泰山旁邑）獻魚鹽之地（論衡恢國篇云孝平元始元年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裳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毋石室因爲西海郡補）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來獻其琛　來獻瓊玉（竹書紀年夷王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獻其白琯（大戴禮云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西王毋來獻其白琯位食之民昭然明視案琯所）

（以候氣漢明帝時於舜廟下得玉琯一枚補）

獻常滿杯（十洲記云周穆王時西胡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案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于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汁甘而香美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此杯矣補）

獻珥于齊王（韓子云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于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又國策云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也因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請立之補）

獻璧於秦王（戰國策云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楚王遣車百乘獻夜光之壁于秦王）

西戎獻劍（列子云周穆王大征西戎戎獻劍切玉如泥）

屠耆獻劍（東觀漢記光武紀建武十三年是時屠耆國獻劍直百金以賜騎士）

[illegible]

黃金獻吳（越記云越句踐作盾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似龍蛇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于吳王吳王大悅）

銅生馬箠獻於吳（吳會分地記云夏山者句踐於此山鑄銅不鑠埋之土生馬箠句踐遣使取徙於南社種之飾治以爲箠獻之於吳者也）

鶤韓獻良馬（穆天子傳云天子大享于平衍之中鶤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百良犬七千補）

屠耆獻名馬（東觀漢武）

燕人致梟騎（漢書高帝紀云北燕人致梟騎非駱國也張晏曰驍勇）

獻千里馬（漢書賈捐之上書曰孝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

獻朱鬣（太公六韜云商王拘周伯昌于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犬戎氏文馬駁身朱鬣目如黃金項如鷄毛名曰鷄斯之乘以獻商王補）

獻服牛（穆天子傳注服可服用者）

獻良犬（穆天子傳注良調習者）

三譯獻白

雉（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相踰晏食袍服有節則至補感精符云魯昭公時白雉銜環入抱朴子云白雉有種南越尤多今之九德則古之越裳也附）**九眞獻奇獸**（漢書宣帝紀神爵元年詔曰九眞獻獸也）**上翠羽**（王燮雜章云伏聞令月辰立皇后謹賫翠羽瑇瑁甲上萬歲壽也）**奉鮫皮**（王燮）**道天簪**（王燮云吉日佳辰誕聖生副奉道天簪二枚珠千八百貫）**獻駭雞犀**（戰國策楚王獻雞駭之犀于秦）**唐叔得禾獻之天子**（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補）**南夷奉茅獻于天子**（案左傳僖四年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歆之故謂之縮補）**胡王靈膠**（十洲記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恒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用也以爲西國雖遠而上貢者不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絃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絃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燋帝於是乃悟厚謝使者而遣去補）**胡王獻神香**（十洲記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國中所有以付外庫案香一名驚精香一名震靈丸一名反生香一名震檀香一名人鳥精一名却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太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于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旦失之補）**獻不死之藥**（戰國策云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

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補）

赤烏之人獻女於天子（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丌獻好女於天子女聽女列爲嬖人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也）

越飾美女獻於吳王（史記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吳王悅之　案拾遺記云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脩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矣乃嗟而目之若雙鸞之在輕霧沚水之漾芙蕖吳王妖惑怠於國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蛇門內有朽株尚爲祠神女處附）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一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二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註

政術部

禁令十四　急假十五

黜免十六　去官十七

禁令十四

命以防欲　禁以齊衆　巽以申命　所存者命（穀梁傳云君之所以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爲用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

奮鐸

以令（月令云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振鐸於朝（周禮小宰職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鄭注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補）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鄭箋云雷以喻號令）

懲肆去貪（左傳云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結信止訟（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

外內時禁（周禮宮正云辨外內而時禁鄭注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

先後刑罰（周禮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法令由一（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二十六年丞相奏曰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也）

禁民爲非

去其奇衺（周禮宮正云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鄭注曰民宮中吏之家人淫放濫也怠懈慢奇衺譎觚非常　案兵書有譎觚之人謂譎詐桀出觚角非常也補）

爲之律度（左傳云古之王者並建聖哲爲之律度與之法制）

議事以制（春秋傳云鄭人鑄刑書叔向使遺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也）

禁以橫行（周禮野廬氏曰禁野之橫行徑踰者鄭注曰皆爲防姦也橫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

禁山爲苑（周禮雍氏云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鄭注云爲其就禽獸魚鱉自然之居而害之）

禁虣而去盜（周禮司市云以刑罰禁虣而去盜鄭注云刑罰憲狗扑也案狗舉以示其地之衆也扑撻也鄭司農云憲罰播其肆也補）

禁僞而除詐（周禮

（司市云以賈民禁僞而除詐鄭注云賈民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爲之者知物之情僞與實詐）禁原蠶（周禮馬質注曰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爲傷馬　案淮南王蠶經云周禮忌原蠶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謂其殘桑也然則夏天最不宜多育補）禁物靡（周禮司市云以正令禁物靡而均市鄭云物之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也）圭璧金璋不粥於市　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　布帛精麤不中數不粥於市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　表裘不入公門　振絺綌不入公門　奇服怪民不入宮（周禮鄭注云奇服非常衣怪民狂易也）不掩弱不暴寡（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使強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相保而不失也）

不墮山不崇藪（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民不遷農不移（太公曰民有三械知之者昌不知者亡春無奪農夏無奪功秋無奪歛冬無奪藏此仁人之王機也）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不殺胎不殀夭　無障谷（公羊傳何休註曰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無貯粟（何注曰有無當相通）謹閼梁塞蹊徑　塞阱杜擭（周禮雍氏職曰秋令塞阱杜擭鄭注云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擭作鄂也堅地阱淺則設作鄂於其中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幾酒（周禮萍氏鄭注曰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鄭注云使民節用酒也）不

得以地相與（春秋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傳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不得以屬通（春秋鄭伯使其弟禦來盟穀梁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去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不與世子同名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春秋左傳云　文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補）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傳）始禍者死（左傳）越職即死（韓非子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補）倒莢側龜於君前有誅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　命夫過市罰一蓋

榮得還欣然自得（文士傳曰顧榮觀中國日弊乃求病急還中既造江渚欣然自得也）李登得假（風俗通曰濟北李登爲從事吏病得假服自嫌不甚羸瘦謂雙生弟寧我兄弟相似不得別汝差數病者我代居府後人所言廢事見時相弊久弟大怒曰濟北而乃欲相爲也）毛據請假（范甯斷啓二千石急假事云江南太守毛據尋後請假臣則失甚多且建國以來急制所不及）

黜免十六

河水溢三公黜（京房云）三公以災異免（謝承後漢書）成王黜廷理（說苑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何廷理之駮於法也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

（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補）

晏子逐高糾（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辭焉儐者諫曰高糾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維聖人而已如嬰者仄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曰維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補）

柳下惠三黜

安仁再免（潘岳閒居賦云自弱冠涉於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補）

無賴被斥（漢武故事云西王母降東方朔於朱牖之中窺母母曰此兒無賴人被斥退也）

鳴舌免官（典畧云梁太后臨朝使梁冀下治山陵尚書欒巴上書欲勿令壞民冢太后詔曰巴小子弄口鳴舌遂免官　案後漢欒巴傳云順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家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補）

陳遵置酒跳梁（前漢陳遵傳遵爲河南太守弟急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左氏飲酒作樂陳崇劾奏之　案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廼令從後閤出去補）

廖立視屋憤咤（蜀志廖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快快亮表立曰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年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僞耶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亮卒垂泣嘆曰吾終爲左衽矣補）

李密作詩奏免（晉書李密傳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

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普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　案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補）

謝瞻種葱免官 義熙十二年有司奏太常謝瞻四人還家種葱免官

上司空印綬 前漢何武傳武爲九卿後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

收丞相印綬 漢書王鳳怨王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王商陰事制曰勿治鳳固爭之遣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歐血而死　案王商傳曰商爲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眞漢相矣（補）

上印就第 前漢傳喜傳傳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案喜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補）

上印綬還第 前漢佞幸傳曰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寢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補）

特進歸第 後漢竇憲傳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

六見一

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理依三公景爲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倶驕縱而景爲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勢侵淩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畧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冦讐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就朝位（補）

庶人終家 前漢諸葛豐傳云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終於家

（補）**免歸田里**（謝承漢書）

免徙合浦

徙歸故郡（後漢竇融傳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爲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補）案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相與並時（附）

西歸故里（後漢馮衍傳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補）

寮位偪其隆替名節漼以隳落（潘岳西征賦）

門可設羅（漢書汲黯傳云先是時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可設羅也）

反服私門（潘岳西征賦云甄大義於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去官十七

趙溫去官（東觀漢記趙溫爲京兆丞嘆曰大丈夫當雄飛何能雌伏也）

周覬去官（會稽典錄云周覬爲湘令）

投板去官（范曄漢書）

上還舉板（荊州先賢傳云董正少有美姿太守舉孝廉正負笈單步也）

即投傳去（豫章云孔恂爲別駕）

投劾而歸（後漢）

崔駰傳曰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　案篆爲建新大尹所至之縣獄犴塡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于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補）

廼以疾歸

汝南先賢傳云黃憲舉孝廉　案後漢書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illegible]庶乎（補）

稱病歸家

文士傳云高岱有操都將盛憲[illegible]以爲上計吏岱辭不行謂司卿曰懷書千卷隱光藏暉

表送章綬

晉書魏舒爲司徒　案舒以年老每稱疾遜位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三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幷補註

政術部

薦賢十八

三年一貢士（儀禮）三歲而貢士（鄭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是也）貢於天子　貢之天朝（虞預晉書）貢之宰相（荀爽云陳季方才能秀出超世逸羣金相玉質文章虎變也）薦之宰相（趙穆傳云）薦於府門（先賢傳）薦升公朝　薦之朝廷（漢書何武）抱玉朝君不如貢賢（琴操云史魚薦

（蘧伯玉於靈公未用史魚有是言也）限年後失舉賢才（崔瑗上疏以孝廉限年後失舉賢才）拔茅征吉　薑桂因地（新序曰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　案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兎曰東郭㕙良狗曰韓盧韓盧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兎之塵若躡迹而縱緤與則雖東郭㕙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遥見而指屬與其友人曰僕人有過　補）薦白屋　薦良能（吳志華覈傳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推賢士（後漢鄧騭傳騭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　案范曄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灾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致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旣害之際開埶謝讒亦勝之悲哉騭悝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補）貢賢士（鍾離意）舉遺逸（王逸臨預州教云舉遺逸於山藪黜奸邪於國）達吏（周禮太宰職云七曰達吏鄭注云察舉勤勞之吏）除吏（前漢田蚡傳云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胕爲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補）達賢（黃石公三畧）進賢（白虎通）表賢（范曄漢書云魯丕爲州吏務在表賢）表能（荀悅漢紀夫立典有五志一曰達道二曰章法三曰一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能）薦吏揚善（漢書張湯爲廷尉奏事薦吏揚人之善云）舉賢置之　舉無失才（晉書山濤傳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

（人惟才不遺疏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補）

推舉皆賢已（前漢韓安國傳安國爲人多大畧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　案安國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補）

所舉甚得人（漢書馮奉世傳云先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汚外國所苦時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奉世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諸國悉平威震西域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補）

外舉不避讎（呂氏春秋晉平公問於祁黄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黄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閒平公又問祁黄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補）

內舉不失親（左傳晉因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補）

不如音（漢書王鳳傳鳳病天子自臨問執其手垂泣曰將軍病如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曰譚等雖與臣至親皆僭奢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敢以死保之）

玄堪此任（晉書謝玄傳云于時苻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無如玄　案郗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亦得其任所以知之補）

田光進荊軻（史記荊軻傳太子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補）

翟璜薦樂羊（韓非子）

桓範薦

管寧

山濤舉汜源（山濤書云源有德素久沉滯也）

子胥論兵以薦孫武（吳越春秋云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補）

虞丘辭位進升孫敖（新序云楚莊王晏朝樊姬問莊王曰但與賢相語不知日也）

陳平須魏倩韓信賴蕭何（前漢朱邑傳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補）

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吳志劉繇傳曰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善治國家者其管夷吾（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牙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者其管夷吾乎）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與計（前漢韓信傳蕭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補）

侍衛則孫尹其人（山濤云）

薛宣明文法（前漢薛宣傳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案谷永上疏曰臣聞賢才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

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爲御（史大夫補）

蘇武明習故事（前漢蘇武傳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卽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補）

薛宣達於從政（漢書谷永云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

魯肅才宜佐時（吳志周瑜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畧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補）案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附）**寇恂文武備足**（後漢寇恂傳云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幷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補）

鄧殷道識文武（山公啟事）

桓譚才學洽聞（後漢桓譚傳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樂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補）

賀循才鑒清遠（晉書賀循傳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遠茂才鑒清遠（補）案賀循字彥先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稱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齔不羣言行進

止必以禮讓（附）**趙岐博古**（後漢趙岐傳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補）**裴楷通理**（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補）**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晉書裴楷傳云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爲撫軍妙選僚采以楷爲參軍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補）**清眞寡欲物不能移**（世說新語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補　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爲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晉陽秋曰咸行己多違禮度濤舉以爲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儁莫識

其意故耳附）**確然難動社稷之節**　**秉節持重有不可奪**（東觀漢紀）**敦風篤俗邃學弘達**（晉書成公綏傳云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歷祕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爲詩賦　案成公綏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貲產家貧歲寒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補）**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後漢禰衡傳禰衡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年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補）**魯播**

之遺英楚和之秘曜（王鑒薦丹陽馮訪）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陸雲薦張贍文云）東南之遺寶宰相之奇璞（陸機薦戴若思文云）奕世不刊之文斷金之良佐（後漢竇章傳竇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補案融集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附）利見顯衢必能騰跳天路（東觀漢記）龍躍天衢增四門之穆穆（注見前）紆迹儒冠必足弘振禮樂（晉書戴逵傳云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追不已乃逃於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遊處積旬補案戴逵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附）奉法作政有周召風（後漢書謝夷吾傳第五倫薦夷吾曰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案謝夷吾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釁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補）明畧威重任國柱石（前漢辛慶忌傳云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畧威重任國柱石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四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有智謀諸將鮮及（東觀漢記鄧禹破邯鄲誅王郎）有才義宰相之儁（山公啓事）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喜）使衡立朝必可觀（注見前）按以千

里之路（應璩）歸以公相之位（海內先賢傳云陳寔爲海內高名在位之臣歸以公相位）舉授之政國可使寧（說苑云楚令尹虞丘子言于莊王）表爲祭酒（魏志潁川盛志才籌忠蓋太祖甚器之）薦爲廷尉（續漢書云高玄素與南陽太守陳琳有隙及在位薦爲廷尉）爲世表儀宜備司空（典畧）果勁不撓宜爲御史（山公啓事云孔顥有才能果勁不撓　補）質直威重宜備諫官（漢書張禹傳禹成就弟子猶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方毅廉直宜拜尚書（後漢李固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灾告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　補　案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爲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又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元氣陳樞以五易威宋均注曰威則也法也天皇斟元氣陳列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　附）得人懽心任爲大將（王朗云幽州刺史王雄）器識朗拔誠可洗馬（陸機薦郭納）左雄宜在喉舌（後漢左雄傳云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壁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戹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慶忌宜在

爪牙（漢雜事云辛慶忌爲光祿寺丞何武上封事云夫將不預設則無以應卒）**爭祐秉德**

可久其事（山濤）**處別駕任當展驥足**（蜀志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案統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荅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補一）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三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四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　海虞　陳禹謨　校并補註

政術部

任賢十九

禮賢二十

任賢十九

君好士則賢士至（新序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嘆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

（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耶將腹背之毳也補）**善用才者棄其邪**（左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善用木者不以膚寸之盤節而指干雲之梓善用人者不以名行之不著而遺治世之才**（抱朴子）**授方任能**（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能通商惠工敬教勸學云云）**拔賢舉善**（汝南先賢傳云薛勤聽哲仕郡爲功曹云）**舉賢用之**（韓非子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補）**必聘賢士**（漢書韓延壽爲潁川守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納諫爭姦人莫敢入界）**招聘隱逸**（後漢岑彭爲魏郡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灾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玆補）**甄拔隱屈**（王晉書山濤爲冀州刺史）**董昆清約守貧署上計吏**（會稽先賢讚）**顧和體履平貴請爲別駕**（王丞相集以顧和爲別駕宜得其才　案晉書顧和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過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請爲別駕補）**龐統州里所信召爲功曹**（荆州先德傳云周瑜爲南郡太守以龐統有重名召爲功曹）**任旭立操清修請爲**

功曹晉書任旭傳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脩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補

陸續爲功曹郡內大治後漢陸續傳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饑因太守尹與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事畢與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補

王基爲別駕流稱青土魏志王基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淩特表請基爲別駕補　案管輅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三怪基驚問吉凶輅曰直客舍久遠魑魅魍魎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鷰鬪直老鈴下耳附

署鍾離意爲功曹威儀嚴肅鍾離意傳竇翔召意署爲功曹

用岑晊爲功曹褒善黜惡後漢岑晊傳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晊高名請爲功曹補

以趙勤爲功曹委以郡事東觀漢記

署華譚從事以爲賓客友晉書華譚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爲鄰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補　案譚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鎭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附

用沈窾補儒林祭酒

拔孟嘉爲勸學

辟李固爲中郎後漢梁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補

檄爲文學魏志管輅傳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爲文學掾安平趙

（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寛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令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臯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爲文學從事初應周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封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補）

舉劉毅（晉書劉毅傳平陽太守杜恕請毅爲功曹）

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後漢王龔拜太尉在位恭愼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補 案龔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卽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録功曹袁閬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旣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附）

拔用武官（世語云夏侯玄世名知人爲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戟衙門無非俊傑 案魏志夏侯玄傳云大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補）

政事所施爲節度（鍾離意傳）

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吳志張昭傳云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補 案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附）

任以郡職（後漢劉平傳平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補）

陰代其政（後漢韓稜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

（違者與子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事下案驗吏以稜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至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補）**風聲大行**（後漢陳寵爲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爲腹心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驚歎卽敕縣盡收歛葬之自是哭聲遂絕補）**州境獲寧**（王晉書云王仲秤爲別駕）**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管子）**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蜀志）**高選長吏委任責成**（王晉書王戎代王渾爲司徒　案王戎傳戎爲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寮寀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補）**南陽宗資主畫諾　弘農成瑨但坐嘯**（後漢書黨錮傳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爲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補）

禮賢二十

用上敬下謂之尊賢　北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

西面以求臣則賓師之才至（說苑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音

材至矣非苟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補

賢者之可得處禮之也呂氏春秋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之也補

國之才人無不事左傳文公十二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嘉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補

九九薄能因爲禮之說苑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補

一分之善莫不加禮後漢孔融傳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補

朝隘巷之士戰國策李疵觀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

見窮閭之士韓子云趙文侯

卑體下士前漢倪寬爲左內史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補

謙恭下士前漢于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補

賔客所歸傾心折節後漢袁紹

折節待士坐不重席典畧荀生

周公下白屋之士說苑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補

齊桓下布衣之士韓子云齊桓公

賔客千人與文等史記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賔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

（無貴賤一與文等補　案索隱曰舍業者捨棄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爲之築舍立居業也附）

平原君側行襒席（史記孟子傳云騶衍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補　案字林云襒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蔑反張揖三蒼訓詁云襒拂也謂側行而衣襒席爲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附）

燕太子側階迎光（史記鞠武謂燕太子丹曰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補）

倦不敢息（說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補）

執轡愈恭（史記信陵君傳云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補）

楚王郊迎至舍（說苑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

齊王延之於門（戰國策云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補）

魏王郊迎（孔叢子魏王遣使者聘孔子曰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

曹參避堂（漢書注見前）

擁篲先驅（史記注見前）

駕車而往（會稽典錄云范蠡）

虛左往迎（史記注見前）

虛館以候（魏志管寧遇天下大亂往遼東投公孫度　案傳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爲）

（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補）以朝車迎之（呂氏春秋齊桓公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犧猳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補、）備禮以待之（漢書揚雄）躧履起迎（前漢雋不疑傳暴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補）屣履

造門（范曄後漢書）擥履而起（魏志邴原傳云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擥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補）衣下及席（續漢書皇甫規）聞粲在門倒屣迎之（魏志王粲徒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補）晏聞弼來倒履迎之（世語云何晏爲吏部郎時賓客盈坐聞王弼來倒履迎之案裴松之注曰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所不足尋亦爲傅嘏所知於是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補）

誠副饑虛之心（魏志註見前）

接以師友之道（後漢班彪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補）

待以交友之禮（吳志虞翻歸孫策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補案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附）

築碣石（史記注見前）

起客館（前漢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補）

欽賢之館以待大賢翹材之館以待大才（西京雜記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補）

置郭隗上賓（國策燕昭王於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讐故往見郭隗先生曰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士爭湊燕補）

舍貌辨上舍（國策靖郭君善齊貌辯齊貌辯之爲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

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辯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補 **特設一榻** 後漢徐穉傳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補 **爲設几杖** 後漢鄭玄傳云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補 **修曾子之舍** 說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補 **軾干木之閭** 新序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補 **賞黃金百斤聘以爲相** 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賞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則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補 **賜黃金百鎰爲趙上卿** 史記平原君傳云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登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補 **奉書致羊酒** 魏志張臶爲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

（書致羊酒之禮）

愛士好賔盛脩肴膳（後漢崔瑗愛士好賔客盛脩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産居常蔬食菜羮而已補）

勞謙接納坐無空席（晉書王渾時呉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羇旅虛懷綴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賔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

文信待賔（史記呂不韋傳云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喜賔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補）

田伯好士（韓詩）

淮南養士（前漢淮南王安爲人好士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賔客方術之士數千人補）

公子愛客（魏陳思王詩）

愛敬君子不恤小人（蜀志張飛傳云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補）

士雖徒步皆與鈞禮（前漢于定國注見前）

士無貴賤與之抗禮（後漢袁紹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賔客所歸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街陌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補案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賔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爲奔走之友附）

入與共食出與同衣（說苑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補）

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蜀志先主傳曹公還許表先主爲左將軍禮之愈重云云）

同席而坐同盞而食（魏書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原客以

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馬（補）

同與而載共帳而寢 吳志太子孫登傳云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畧用布衣之禮與休等或同車而載或共帳而寐（補）

隗囂與馬援共臥 後漢馬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補）

關張與先主同牀 蜀志關羽傳云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别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補）

權肅對飲 吳志魯肅傳云周瑜薦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補）

蓋覆劉基 吳志劉基傳云孫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補）案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諍翻以得免（附）

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

寫范蠡之狀 國語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補）

禮徐穉之墓 吳志顧劭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補）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五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註

政術部

德化二十一　　德感二十二

遺愛二十三

德化二十一

王政化之爲貴（說苑云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覇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三者各有所施化之爲貴）

德者化所由興（說苑云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

（刑覇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補）

以仁爲首以惠爲先（劉梁碑云召遷桂陽太守班序以正以仁爲首）

養之以仁敬之以禮（新序子夏云子產）

篤義多恩（典畧云趙熹爲平原守百姓爲作歌）

政清民和（晉中興書諸葛恢爲會稽守二年政清民和）

及於寬政（春秋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云云）

爲政寬恕（後漢魏霸守鉅鹿以簡朴寬恕爲政每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補）

政唯仁簡（後漢吳祐傳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補　案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村遜讓節儉也附）

撫以恩信（後漢祭肜爲遼東守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　案形質厚重毅體貌絕衆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補）

以寬治民（左傳子產謂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惠在愛民（家語子游問孔子）

不言而治（漢書原涉爲谷口令不言而治　案涉先是季父爲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傑爲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客或譏涉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敕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補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失讀曰佚附）

口無惡言（漢書卓茂遷密令）

仁化（後漢劉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　案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補）

恩化（魏志劉馥爲揚州刺史空城建立恩化大行　案馥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膠）

數千斛爲戰守備孫權率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士民追思之以爲安于之守晉陽不過也（補）**施道教民上下**

和洽（史記孫叔敖）**民服德化宿惡奔迸**（吳錄王譚爲武城長）**吏民向**

化（漢書黃霸）**一郡慕化**（益部耆舊傳云張霸爲會稽守）**仰如日月**（荀氏傳云藐爲

榆次令爲政有德）**潤同江海**（王晉書應舉爲南平守郡人歌之）**百姓愛之**（又云

鄭袤廣平守）**生爲立祠**（晉書荀勗爲安陽令）**民有訟者移病思過**（漢書

韓延壽）**吏有相訴閉閤自責**（吳祐）**蒲鞭相耻**（漢書劉寬爲南陽守遇民

如子）**葦杖示刑**（陳思王賦）**休囚於家**（陳留風俗傳云蒙焦爲小黃門令）**放囚**

還家（臨淄令放囚如期而至）**遣徒歛親果還入獄**（後漢鍾離意傳意爲棠邑

令縣人防廣爲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歛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補）**遣徒歸家**

應期而還（陳留耆舊傳虞先爲令每一年伏臘輙遣徒歸家）**子賤治單父民**

不忍欺（史記）**延壽爲東郡守民不忍欺**（漢書韓延壽）**竪子不**

戲狎班白不提挈（史記列傳云子產爲相一年竪于云云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闗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補））**小大不爲非**

（新序云子產）**小人知耻**（蔡邕胡伯史碑文云）**風俗和平囹圄空虛**（新序

云子產相鄭七年而教宣風行國無刑人）**吏民寡獄訟止息**（漢書龔遂爲渤海躬

率以儉勸民務農）**市不預賈**（子產）**市無二賈**（王晉書甘卓爲相州刺史）**天下**

無寃民（漢書于定國爲廷尉）罪無重囚（漢書黄霸爲頴川守治獄八年）道不拾遺（韓子子産相鄭五年云云）田者讓畔（漢書黄霸爲頴川守）遺錦詣吏（益都傳云）遺粟繫樹（魏志桓階爲趙郡太守）狗吠不驚（華嶠漢書岑熙爲東郡太守）生男字吳（後漢吳祐傳云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得之祐呼長謂曰自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祐知長未有子即移安丘逮長妻使同宿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補）生男名駱（會稽典録駱駿）以江爲字（江祚爲守民感其德生子以江爲字）以孟爲字（吳書孟宗爲豫章守民感其德是時生子故名云）男名賈男女名賈女（賈彪）願借寇君（後漢寇恂傳云頴川盜賊羣起帝曰唯念獨卿能平之耳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頴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補）吏民請董和（蜀志董和爲成都令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劉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補）戍卒願留一年以贖太守罪（漢書魏相爲河南太守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衛卒請留一年以報寬饒德（漢書蓋寬饒傳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劒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大中大夫使行風俗補）老少攀車（東觀記第五倫爲會稽守代到百姓攀車以留之）吏民攀轅（華陽國志云嚴遵爲揚州牧去吏民塞路攀轅）老弱號哭

（後漢侯覇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莽敗覇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徵覇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補）

五夷號哭（續漢書种暠遷漢陽守吏民五夷男女號泣案暠爲梁州刺史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後遷漢陽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暠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補）

百姓揮涕（陳留風俗云）

王侯泣涕（後漢班超傳超被徵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頸超還至于窴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補）

鄴有聖令爲史公（呂氏春秋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瀉鹵生稻粱也）

賴遇賢令彭子陽（謝承漢書海賊欲向郡太守請彭循守吳令）

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東觀漢記張堪爲漁陽太守）

我有[illegible]賊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岑熙）

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吳録云王鐔爲武城長人歌之）

百姓歌來暮（東觀漢記廉范爲蜀郡守舊制禁民夜作范至乃除削先令嚴儲水而已）

巷路歌來晚（後漢賈琮傳云舊交阯上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補）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德感二十二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附枳

風不搖條（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爲令）**反風滅火**（陳留耆舊傳劉昆爲江陵令火災昆向天叩頭濡然下雨云）

甘雨輒澍（謝承漢書百里嵩爲徐州刺史）

甘雨卽降（桂陽先賢傳張喜爲平輿令天旱積柴自燒甘雨卽降）

應時澍雨（范漢書周暢爲緱氏令天旱自責稽首流血云）

積薪自焚火起而雨（濟北先賢傳云戴封爲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先賢傳云弘農有螟蟲太守請以身禱同雲四集雨下云）

以身塡堤波稍還却（前漢王尊傳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　補）

縣獨不雹（後漢韓稜傳曰竇憲有功還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案稜爲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爲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補）

鄒獨無灾（會稽鄭弘爲鄒縣令）

子產治鄭蒺藜不生（梁冀別傳云子產治鄭蒺藜不生鴟梟不至　又晉書郭誦禱鄭子產祠云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　附）

張君爲政桑無附枝

化及鳥獸（後漢魯恭傳云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　補）

山無豺狼（搜神記王業爲荆州刺史）

牛入界逃疾（東觀漢記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鄰郡人多牽牛入界）

（補案朱暉爲臨淮守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附）虎出境渡江（後漢宋均爲九江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鷄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補）鳳凰集境內（荀氏傳藐爲榆次令有鳳凰集境）鸞鳥至學宮（東觀漢記）雉兔棲牀下（漢記東郡守恤孤老雉兔棲牀下）鳩巢屋上（益都景益爲白水令）蝗不入茂陵（益都楊銇爲茂陵令蝗不入界）蝗不入密界（後漢卓茂爲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補）蝗蟲消死（搜神記何敞爲無錫令）蟲飛不集（謝承漢書曰謝夷吾爲壽張令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荐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補案夷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勑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誡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嘆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附）螟不犯境（漢書魯恭爲中牟令）荊州三虎（抱朴子云王業卒荊州白虎三頭匍匐於轜車）日南雙鴈（交州記昔日有雙鴈隨太守）

遺愛二十三

子產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春秋）思其人愛其樹（春秋左氏傳曰甘棠云）思其人至其鄉（東觀記東平王東巡狩）所居民富

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前漢循吏傳班固云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補）悅其化敬其樹　百姓追思歌之至今（前漢趙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云云補）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　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襄陽記諸葛初亡）大夫哭於朝商賈哭於市（韓子云子產病死也）處女泣於室農人哭於野（說苑云子產死）向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賈誼新書鄒穆公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史記鄭子產爲鄭相死）婦人捨簪珥良人弛琴瑟（說苑云子產相鄭而卒）婦人抶珠瑱大夫釋玦靬（賈誼新書云鄒穆公死）耕人輟耘紡婦遺索（未詳大司農鮑德云）遨童不

謳歌舂築不相杵（賈誼新書鄒穆公死）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史記趙良見商君云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流於後世及死秦國男女流涕補）沽者不讎其酒屠者罷列而歸（賈誼新書鄒穆公死）市人爲散舉市皆哭（荆州記羊祜在荆州）大小感恩旦夕臨哭（後漢鄧訓卒官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補）懷其恩信舉國號哭（後漢耿秉傳曰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剺面流血注云剺割也補）過冢拜謁仰天號哭（後漢祭彤傳曰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補）民爲立祠歲時致祭（漢書文翁爲蜀郡縣小吏也）民共立祠至今不絕（漢書朱邑爲桐

（鄉嗇夫云）南陽爲立祠（漢書召信臣）汲民爲立祠（崔瑗）百姓巷祭

戎夷野祠（襄陽記諸葛亮初亡）百姓道祀（范漢書王蒙爲洛陽令）吏民立

祠（魏公）西土樹碑者皆拜（王晉書扶風王駿）吏民立碑頌德記

迹後漢崔瑗傳瑗爲汲令在事數言便宜爲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補案華嶠書曰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勅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爲諸子所嗤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附

見碑悲感（晉書羊祜）傳云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荊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馬補

見樹哀泣（晉書孫略卒案略）未及大斂有一老父緼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於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補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六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註

政術部

清淨二十四　明察二十五

威嚴二十六　疾惡二十七

勤官二十八　稱職二十九

守職三十

清淨二十四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治貴清淨前漢曹參傳參之相齊天下初定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補

理民好靜前漢汲黯傳黯遷東海太守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淨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補

清淨少欲東觀漢記甄宇

曹參爲相不事前漢曹參傳參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補

王丞相未令不看事郭子云

五日一聽事仲長統昌言云宋均爲九江守夏以旦冬以中

逍遙無事袁崧後漢書云周璆爲高唐令

朝廷清淨官曹無事崔瑗書云

明察二十五

先王求明察之官左傳云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外寬內明前漢黃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賀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補

厥德文明東觀漢記郭賀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

爲政清明汝南先賢傳云黃浮爲濮陽令爲政清明號爲神明

在事清明晉書山濤爲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補

進善黜惡魏志徐邈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補案魏國初建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

（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文帝踐祚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于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附）**表章善惡**（廣川先賢傳云黃豪拜司隸）**吏不容姦**（蜀志諸葛亮）**民不能欺**（典畧云西門豹治鄴）**罔敢匿詐**（司馬傳云）**獄無冤民**（三輔決錄）**官無停事**（應璩與毋丘仲恭書云客館不留賓）**丙吉議小兒**（風俗通今本不載案）**不疑收方遂**（前漢雋不疑傳云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謂衛太子京兆尹不疑叱從吏收縛補案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郎許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illegible]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附）**咸**

稱神明（前漢黃霸識事聰明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補）**謂之神明**（後漢度尚除上虞長爲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之神明補案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儁恒歎述之以爲有不凡之操儁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知人之鑒附）**志在理察枉訟**（後漢張禹初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渡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補案酈原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屍於江夫差悔與羣臣臨江設祭修塘道及壇吳人因爲立廟而祭焉附）**入境高褰襜帷**（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補）**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左傳）

威嚴二十六

有威可畏（左傳北宮文子言於衛侯曰楚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威而不猛**

威能震敵（桓階爲趙郡守）**威能討姦**（范曄漢書張堪世祖召見諸郡計吏樊顯曰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畏以雷霆**（王逸論云）**誅暴立威**（東觀漢記朱暉爲臨淮守）**州郡畏威**（前漢朱博傳博遷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補）**吏畏其威**（東觀漢記朱暉斥遠佞人吏畏其威）**民不敢欺**（典畧云董安于治晉陽）**公卿憚之**（晉中興書卞壼爲尚書令　案壼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己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補）**舉朝憚之**（漢書）**姦猾縮首**（吳志士燮　案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補）**姦慝自弭**（前漢孫寶傳寶爲京兆尹故吏侯文署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

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覇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墻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遂不敢犯法（補）

王甫死杖下

後漢陽球傳云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爲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等送洛陽獄甫等五毒備極甫子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無狀死不滅責乃欲球假借耶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扑交至父子悉死杖下案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畧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蒞高唐志掃姦鄙遂爲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讐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

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補）

破杜取張朔

後漢李膺傳膺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于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于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補）

號爲取龍

益部耆舊傳

號爲蒼鷹

漢書郅都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見者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補）案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

（顴妻子矣附）不敢朝飲羊（孔子家語仲尼爲大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羊）桃李不潛掇（韓子云子產治鄭）不惡而嚴　嚴刑必斷（應劭云王章）間何闊逢諸葛（前漢諸葛豐傳師古注云言間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屬縣解印四十餘城（汝南先賢傳周乘爲交州刺史）郡縣聞之莫不震慄（張璠記云賈琮爲荆州刺史）奏二千石必先露章（前漢何武爲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補案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廼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于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

（未嘗不造門謝恩補）二千石阿縱皆舉免之（魏志賈逵爲豫州刺史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爲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溪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補）百寮嚴憚罔不肅然（益部耆舊傳曰羅衡爲萬年令）白巾出府（前漢朱博爲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布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補案博出教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耶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附）不敢舍郵亭（前漢黃霸

爲頴川太守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內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覇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覇覇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傍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覇具知其起居所問豪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覇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補

疾惡二十七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絶其本根勿使能殖（春秋）

疾惡若仇（謝漢書張佺爲山陽令御政清潔）

疾惡如讎（王晉書）

戮于兩觀尸朝三日（家語孔子爲魯司冠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瑩衆其強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補

捕郡內豪猾（前漢王溫舒爲）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補案溫舒多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視之如奴有勢豪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雖有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請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氐盡糜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後坐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附

問貴戚放橫（後漢周紆）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補案紆初爲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

歸紂廉潔無資常築墼以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爲郎再遷召陵矦相廷掾憚紂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紂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察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附）**近臣奢僭充皆舉劾**前漢江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僭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補）**陳相罪惡玄收具考**後漢橋玄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陳從事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爲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補）**誅鋤姦黨門夜不閉**益部耆舊傳云羅衡爲萬年令**窮竟其姦道不拾遺**前漢嚴延年爲涿郡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補）案延年巧爲獄文善吏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是時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迺以書喻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附）**斥遠佞惡**東觀漢記朱暉爲臨淮守**沙汰郡吏**晉書劉毅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

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爲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馬爲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補）　案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爲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附）

貪饕流放潔士盈朝　汝南先賢傳許子將　案後漢許劭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補）

樊曄爲天水盜無出獄　後漢樊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爲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補）　案曄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附）

何竝爲潁川頭縣於市　前漢何竝爲潁川太守使文吏治鍾威趙李李款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竝皆縣頭（補）

勤官二十八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左傳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補）

夙夜罔或弗勤

克勤于家

勤恤民隱而除其害　國語周穆王將征犬戎祭

（公謀父諫曰昔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自朝至昃弗遑暇食

日夙坐朝幽枉必達（范漢書明帝論云明帝曰夙坐朝幽枉必達）

治民祗懼不敢康寧

朝夕勤恪守以惇篤（國語祭公謀父曰我先王不窋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夙與夜寐無忝所生

夙與夜寐洒掃庭內

夙夜在公

夙夜匪懈

不懈於位

不敢怠遑

黽勉從事

朝夕從事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精力於職事（前漢書張安世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補案魏相上封事曰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附）

勤心有補益（范漢書）

盡瘁事國

盡心奉職（東觀漢記周榮傳云榮爲尚書令盡心不敢怠）

不入內舍（謝漢書云范令不入內舍常臥聽事上）

常伏閤下（華嶠漢書馮豹字仲文爲尚書郎勤力不懈每從昏至明帝聞而嘉之乃加賞賜）

冠劍不解（東觀漢記桓文高每當直事駐車而傳漏雖居閒鏁署冠劍不解于身爲郎二十載未嘗被奏三署服其重慎也）

抱書而寐（魏氏春秋曰高柔爲刺史既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見而哀之徐解衣裘覆之而去自是辟焉 案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

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汞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汞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汞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汞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附）

不離省闥 後漢書黃香爲尚書郎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上聞善之　案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後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妖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補）

沉迷簿領 劉楨詩云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沉迷簿領間回回自昏亂　案典畧曰文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書嘲楨曰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附）

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 吳志滕胤爲太常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　案吳書曰胤年十二而孤單煢立能治身厲行爲人白皙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脩勤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歎賞又曰胤上表陳及事宜及民間優劣多所匡弼權以胤故增重公主之賜屢加存問胤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言對之流涕又曰胤寵任彌高接士愈

（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補）馳翰未遑食日昃不知晏（劉楨詩）

稱職二十九

吏稱其職（前漢書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官人稱允（晉諸公贊曰山濤爲吏部尚書官人稱職）官脩其方（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也）能業其官（左傳子產對叔向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補）佐天子理陰陽（史記世家周勃爲右丞相文帝問勃曰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勃謝不知汗出沾背問陳平平曰有主者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曰主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上曰善）拔貞實斥華僞（先賢行狀曰毛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臣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補案魏志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附）匡政理務拾遺補闕（漢記陳蕃爲汝南功曹匡政理務拾遺補闕）執憲御下舉正非法（東觀漢記樊準字幼陵爲御史中丞執憲御下舉正非法百官寮震慄案後漢樊準傳云永平初郡國多被飢

困準上疏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郎擢準守光祿大夫使冀州準到部開倉廩食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畧朞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補）

居位持重爲任職臣　王晉書魏舒傳云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居位持重爲任職臣

舉得其罪　漢書田延年傳延年爲河南太守以尹翁歸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

罰當其過　韓詩外傳云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夏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

（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補）

契爲司徒百姓和睦夔主賓客遠人畢至（典畧）

耿恭爲校尉烏孫遣子（後漢耿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閟）寵爲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以下皆遣子入侍也　案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來攻恭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爲神明遂引去（補）

郭展爲太僕廄馬充丁（晉諸公賛云郭展爲太僕廄馬充丁其後征吳得以濟事）

田仁刺三河奏事稱意（漢書武帝時田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後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拜爲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　案田叔爲魯相卒官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後爲司直數歲戾

（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補）**孫會記室書檄立成**（王晉書云孫會以策干東海王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動以勤王辭義甚美王以爲記室參軍每造檄或馹馬催之應命立成皆稱旨）**牟融爲司農稱爲名卿**（東觀漢記牟融爲大司農性明遠稱爲名卿　案融爲大司農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嘆以爲才堪宰相補）**袁安爲河南尹名重朝廷**（後漢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補案安父初沒毋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附）**翁歸曉文法**（漢書尹翁歸少孤爲獄小吏曉習文法）**王基明制度**（魏志王基爲荆州刺史明制度整軍農修學校南方稱之）**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左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猶有猜馬　杜注曰挈瓶汲者喻小知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君子得輿　飮食衎衎**

守職三十

守道不如守官（左傳云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君子思不出其位　敬恭朝夕恪居官次**（左傳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

（召公鈕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小國供職**（左傳昭公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杜注云宋爵公故獻公禮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補）**諸國正封**（左傳云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杜注云封疆有定分補）**世不失職**（左傳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案杜注云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補）**據法守職**（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奉職佳吏**（吳志呂蒙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貞守法臣**（韓非子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茆門天雨庭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茆門庭理舉殳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請必誅之王曰前有先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一說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非面再拜請死罪補）**善守先代**（左傳見前）**典司宗祏**（左傳云鄭厲公入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君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妻爲組善吳起使**

歸韓子云吳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一說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于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于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補）

帝至尚書陳矯跪問魏志陳矯傳云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返　案矯從征漢中還爲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皇后令策太子卽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儁傑也帝卽踐阼轉署吏部遷尚書令（補）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六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七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註

政術部

公正三十一

夫公治化之本德教之基也（應厚哭州将箴）治天下必先公則天下平矣（呂氏春秋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補注曰上志古記也）治天下

者當無私矣（呂氏春秋曰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簑非愛簑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己也）古之公也篤令之公也薄（任子云）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補）直繩者枉木所憎清公者姦慝所讐（抱朴子名實篇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呂氏春秋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行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總天下當與天下同心（晉紀劉弘）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無偏無黨　不私其身不外其民（任子太王不務私其身不外其民故曰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爲戎翟之病棄國之富杖策而去）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劉向諫成帝云聖人卽天地以耀物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協和萬邦黎民無怨用能隆興與天無窮也）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左傳仲尼曰周任有言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者雖親必罰（蜀志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

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補）案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附）

平役均賦抑強扶弱 王彪之臨會稽教云平役均賦則民皆來蘇抑強扶弱則衆無寃訟矣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公正無私 孔子家語澹臺滅明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　案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補）

公平無私 韓詩外傳云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

公正不私 前漢朱邑爲人惇厚篤于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

公直無私 呂氏春秋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于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斧鑕請死于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殁頭乎王廷　韓詩外傳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補）案石渚石奢當是一人故並存之

能正其志正直順事 詩箋

正而不譎

正身率下 晉諸公贊季偘爲吏部尚

（書正身率下職不傾撓）**執法守正**（東觀漢記）**剛正直繩**（王隱晉書傳咸張華建議起咸爲司隸校尉固辭不免乃力疾視事每剛正直繩師師嚴憚）**志在奉公**（前漢蓋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　案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卬視屋而嘆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補）**奉法不黨**（說苑虞丘子舉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憙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補）**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

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貫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矣）**刺舉無避**（漢書諸葛豐以明經爲郡文學名特立剛直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無所阿避**（史記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正廉直無所阿避）**無所屈撓**（後漢申屠剛爲尚書令謇諤直言無所屈撓　案光武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爲止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于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補）**不避貴戚**（史記尹齊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于甯成）**不避彊禦**（後漢書鮑永傳永爲司隸校尉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曰貴戚且宜歛手以避二鮑　案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

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荀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補）

不畏豪族 謝承後漢書王閎傳云吳郡王閎爲冀州刺史不畏豪族號曰王獨坐也

不以私欲撓意 典畧云荀彧折節侍王坐不累席在于臺閣不以私欲撓意

言事無所違 東觀漢記第五倫傳云倫爲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作違

正色立朝 春秋公羊傳云宋華督殺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得殺也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必死趨而救之皆死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致難於其君者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正色當階 續漢書趙熹爲太尉受遺詔典喪禮時承王莽之亂國無舊典皇太子與諸王等離止同席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也

當朝正色 會稽典錄云魏朗轉功曹書佐功曹史吳翁被裘以加朝

朗以裘非臣服非翁不敬敕卒徹去府君嘉朗當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退翁以朗代之也

雅然正色 傳咸中郎將曹府君碑云伊父文朝雅然正色既侍皇帷讜言常則

直道而行 益部耆舊傳云任昉遷司隸校尉杜門自守不與豪右交通由是貴戚斂手

惟官是視 晉書崔洪傳洪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己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書法不隱

爲法受惡 春秋左傳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

董狐奮筆 帝王世紀云董狐奮筆趙孟受惡

劉暾索紙 晉諸公贊云劉暾爲侍御史部尚書郭彰呵暾我不敢截君角暾厲色曰

（天子法官而索截角彰何敢爾索紙筆奏之彰伏坐不敢與校衆人解而止職嚴直之望聞於內外）南史執簡（左傳齊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司隷舉節（漢書諸葛豐爲司隷校尉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舉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隷去節自豐始補）案太后外孫（前漢義縱爲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子中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補）治皇客（陳留耆舊傳云虞延爲外后家洛陽令　案後漢虞延爲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帝譖延多所寃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補）鞭太子傅令（梅陶自敘云余爲中丞鞭太子傅令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於陛下皇太子所崇上由吾奉正法豈在枉道曲媚家人皇太子特見延請賜以清宴）爲檄詔鄧通（前漢申屠嘉爲丞相鄧通方愛幸入朝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罷朝坐府而爲檄召通通至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合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奏請誅晁錯（前漢申屠嘉爲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晁錯爲內史貴幸用事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堧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爲所賣至舍因嘔血）

死

王尊奏匡衡（前漢匡衡傳云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丞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埶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補）

解光奏王根（前漢元后傳云哀帝時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根行貪邪臧累鉅萬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游觀射獵上宿離宮水衡共張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及根兄子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天子遣根就國免況爲庶人補）

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左傳楚子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令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案杜注云孟田獵陳名子舟無畏字林注言當官而行刑罰不當以宋君爲彊而避之也補）

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春秋傳云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求榮也陽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魏絳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馬言終絳至）

趙孟干行獻子戮之（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馬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乃今知免於罪矣）

虞丘干法叔敖

戮之（說苑見前）**梁冀帶劒張陵奪之**（後漢張陵爲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劒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劒即劾奏冀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令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補）**桓譚鼓琴宋弘讓之**（後漢宋弘傳云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於是召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補）**亭長白奴鄧弘賞之**（東觀漢記鄧弘傳弘和熹后兄也奴辭繫長壽亭弘見亭長賞錢五千厲之曰健直當然）**不吐剛而諂上不茹柔而黷下**（漢陽太守銘敦方足以正衆邪肅清足以濟殊俗云）

公法不阿親（說苑云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是之謂公）**行公去私惡**（呂氏春秋曰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不可干以私**（漢書云尹翁歸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托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不敢以私人**（謝承後漢書范滂傳云太守宗資署滂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書屬宗資資勅公曹占署文學滂不聽衡復有書責資召功曹書佐朱零問不占署意朱零以告滂滂謂曰答教當言頌則滂之姊子豈不樂其仕進但頌洿穢小人不宜玷汚清朝不敢以私人是以不占）**堯舜至公**（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老聃至**

公呂氏春秋云荆人有遺弓不肯索曰荆人遺弓荆人得之何索焉孔子聞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也

解狐薦讎韓非子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爲相其讐以爲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讐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補）

謝安舉親晉書謝安傳云于時苻堅強盛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郄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

外舉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補）

范滂不署文學後漢范滂傳滂不聽宗資署李頌文學資遷怒擿功曹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

荀彧不可議郎典畧云荀彧有羣從一人才德實薄謂彧曰以君當事不可以某爲議郎耶彧笑曰官者以表才也若汝不任人其謂我何

呂子明薦蔡遺吳志呂蒙傳見前

鍾離意白周樹鍾離意別傳云意爲功曹常非周樹白事誣欺朝中皆知意心限中部平永懟意牒白賊曹吏周樹結髮佐吏服勤不法果於從政行如玉石折而不撓請宜部職也

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左傳云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殺寺君命汝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其何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

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以難告

好不廢過惡不去善 左傳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人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所爭者私情所陳者國事 范後漢書袁紹傳云官渡敗審配二子爲曹操所擒逢紀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紹曰君不惡之耶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也

先國家後私讎 史記藺相如傳云相如拜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相如素賤我必辱之相如每朝常稱疾不欲與廉頗爭列常出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讓之相如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吾念秦不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耳今兩虎共闘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卒爲刎頸之交

不以私事害公義 說苑云晉文侯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與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仇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可去矣顧吾射子也（補）

不以私好害公義 東觀漢記陰興盡忠竭思不以私好害公義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襃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也

荆王不朝保申跪而加笞 說苑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乃殺如黃之狗

（折箘簬之矰遂丹之姬兼國三十今荊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之功也補）**郎君升危咸遂**

杖二十（吳錄云包咸吳郡人黃府君署戶曹府君行春咸留守郎君緣樓探雀卵咸責數之以春）

（月不宜破卵升危非子道也遂杖二十）**殺卿者刺史哭弟者道將**（干寶晉紀）

（云荀晞爲兗州刺史從毋有子坐事從毋向晞流涕叩頭中外皆乞終不得生死後哭之甚悲曰殺卿者）

（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　案晞以嚴刻立功號曰屠伯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

（於大荀補）**飲者私恩案者公法**（續漢書蘇章爲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

（案其奸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

（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補）**雖同**

歲子所不能赦（汝南先賢傳云黃浮爲濮陽令同時子爲市掾犯罪當死一郡望浮爲上）

（浮曰周公誅二弟石碏討其子今雖同歲子所不能赦也遂竟治之也）**周公殺管叔**（左傳）

（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

（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叔向**

數叔魚（左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

（可謂直矣案叔魚向弟）**子文公心致族廷理**（說苑見前）**孟玉允宜不**

恤其親（風俗通曰樂安周糺孟玉爲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糺亦自）

（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

（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日磾殺弄子**（前書金日磾傳曰磾子二人爲武帝弄兒後壯大不）

（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之案日磾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

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旣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補

陶丹責任子（晉書陶丹子操任在武昌私遷視丹病丹遣人責之）曰朝廷以我爲邊將取汝爲任而敢越法移行速還前任竟不見也

忍所私以行大義（呂氏春秋云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寡人已令吏弗誅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天下大義也王雖以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其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任公平而塞私謁（王晉書李重云云　案重與李毅同爲吏部郎時王戎爲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補史臣曰李重鋭志銓衡留心隱逸濬冲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吳志諸葛瑾傳云孫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案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補

不受私謁（後漢楊震傳云震公廉不受私謁）

不發私書（後漢樊準爲州從事臨職公正不發私書　會稽典錄云董昆遷廷尉持法清峻閉門不發私書）吳錄云王闓爲冀州刺史乘傳到州千里乘車坐不依倚不發私書

不通書記（後漢王龔爲太）尉在位恭愼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　案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前掾李固時爲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于商曰今旦聞下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寃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卽言之於帝事乃得釋補

斷絕書屬（後漢河東太守史弼被詔舉孝）

廉弼知權貴多請托弼乃預勅斷絕書屬中常侍矦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弼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即日考殺之　案弼後被覽誣被徵弼曰誰爲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于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矦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閎散懷金史弼濟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補）

得屬託書一無所發　魯國先賢傳云孔翊爲洛陽令置水前廷得屬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益部耆舊傳云趙瑛爲青州刺史凡得屬託書於聽事置大器悉投置水中一無所發

所薦來謝絕不復通　漢書張安世傳云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爲通

因書於令距而不受　後漢書袁安爲人嚴重有威見敬于州里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公曹所持辭不肯受

致貨因市皆以挂壁　魏志陳泰傳云泰爲護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以挂之於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

陳平爲社宰里老善之　史記陳丞相世家云平爲宰分肉食甚均里長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任安爲人分衆人皆喜　史記任安傳云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長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畧明日復合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補）

周澤收妻自劾　後漢周澤爲太常嘗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窺問所苦澤大怒收妻詣獄內自劾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補）案末句出漢官儀本傳不載（附）

劉毅自表戒齋　晉書劉毅爲司隸校尉會齋而

（疾其妻出省殺殺自表戒齋）**鍾離獨委珠**（後漢鍾離意爲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于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　補）

紀山不視眩（華陽國志云巴郡陳紀山爲司隸校尉嚴明正直西域獻眩王公卿以爲嬉紀山獨不視京師稱之）

晏嬰辭茵席之臣（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

陳完辭未卜其夜（左傳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注曰夜飲爲淫樂也　晏子春秋云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

太子嗜魚太公弗與（賈誼新書周文王使太公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公弗與曰禮鮑不登乎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太子賂遺鄭衆不受（後漢鄭衆傳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皆奇之及松敗唯衆不染云　補）

吳質統事崔林不及奉牋（魏志崔林傳云文帝踐阼出林爲幽州刺史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卿耶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耶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爲國家生北顧憂故不欲致煩）

周谷能欺孫權更簿不用（吳孫權少時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科覆功曹周

谷輒易簿書使無所遺問權臨時悅之及後以其能欺更簿不用也

掾書言甘露鄭敬獨曰樹汁汝南先賢傳云新蔡鄭敬爲郡都尉高臺廳事前槐樹白露類甘者臺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獨曰明府正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臺不悅因托疾而去

太守敕除道周規拒而不聽會稽典錄云周規爲臨湘令長沙太守丹陽徐祝二月行縣以草檥勑縣除道路規以妨農作時損夫力拒而不聽遂棄官而去

以言受進終不肯謁後漢吳良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于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歛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良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案東觀漢記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罹盜賊不聞鷄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絝望曰議曹惰窳自無絝寧足爲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鰒魚百枚補

以清減責辭疾不聽後漢宦者傳云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　案直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補

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後漢第五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云云　案東觀漢記曰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軌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閣與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補

奪伯氏邑沒齒無怨

吾心如秤不作輕重諸葛亮書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

以方正稱後漢吳良爲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號爲廉平晉書李胤爲吏部尚書清慎選舉號

（爲廉平）**貴其公亮**（魏志崔琰傳云魏國初建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于外唯琰露板荅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　案魏畧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補）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七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八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註

政術部

廉潔三十二

以廉爲本（周禮小宰職云以官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五曰廉法鄭玄注曰廉以爲本守法不失）

以清爲基（陳留耆舊傳云高順爲東萊太守其妻謂之曰君累宰守積有歲年何能不少爲儲蓄以遺子孫順曰我之勤身以清明爲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

不貪爲寶（左傳云宋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寶不如人有其寶也）

不利爲利（呂氏春秋云孫叔敖將死屬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越荊之間有寢丘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叔敖可謂以不利爲利　案寢丘縣名後漢改爲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補）

在朝清廉（東觀漢記郭丹傳云丹爲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

在職公廉（漢書馮立爲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補）

廉潔奉公（後漢祭遵爲征虜將軍廉潔奉公光武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也）

廉潔下士（漢書趙廣漢傳云廣漢廉潔下士有名譽州舉茂才）

爲人廉直（漢書申屠嘉傳云文帝以申屠嘉爲丞相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儉約自居（晉中興書庾冰傳云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子襲嘗貸官絹十疋冰怒捶之市絹還官）

清脩自守（南海先賢傳云劉盛作令清脩自守布被菜食州郡表烈仍受九眞太守）

清潔自守（前漢尹翁歸傳云翁歸爲扶風大治常以三輔最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謹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病卒家貧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金百斤奉其祭祀）

治身清素（魏志王觀傳云觀爲南陽太守治身清素率下以儉寮屬聞風莫不自厲）

清白廉素（荊州先德傳云呂乂爲尚書令躬屬萬機清白廉素不畜婢妾以節儉自守）

廉潔過人（晉書吳隱之有清操雖日晏歠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及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爲廣州刺史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隱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補）

清恐人知（晉春秋云晉武帝謂胡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帝曰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是以不如父也）

以清白稱（東觀漢記高翊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自方正見稱）

清廉見稱（謝承後漢書張盤傳云丹陽張盤以操行清廉見稱爲盧江太守京師諺曰聞清白張子石）

周纆廉吏（東觀漢記周纆傳云北地太守廖信貪汚下獄詔以信田宅奴婢錢財賜廉吏太守周纆）

許允清吏（魏志許允爲吏部郎明帝望其衣敗曰清吏）

子文逃祿（國語曰鬬子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劉寔水清（王隱晉書劉寔傳寔性水清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文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

畏四知（後漢楊震爲荊州刺史知其民王密舉茂才除昌邑縣令震復爲東萊太守路經密境密夜懷金十斤奉公公不受密曰無知莫若手夜公曰天知神知我知汝知何謂無知密慙而退范曄贊云震畏四知）

三不惑（後漢書楊秉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贊云秉去三惑）

以儉化俗（謝承後漢書趙咨傳云咨爲東海相人遺其雙枯魚啖之二歲以儉化俗也）

廉讓率下（東觀漢記鄧彪爲太尉在位清白以廉讓率下）

趙儼爲驃騎乂手上車（魏畧云太和內舊置四征有官厨每遷轉之際無不因取之趙儼自征西徵爲驃騎乂手上車）

陸納拜尚書止有被襆（晉書陸納拜佐民尚書臨發止有被襆而已　案謝安嘗欲詣納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密爲之具安至納設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時會稽王道子專政納望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朝士咸服其忠亮　補）

乘薄笨車（魏畧云時苗始令壽春乘薄笨車黃牸牛皮布被囊

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初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也

乘折轅車 東觀漢記云張湛去蜀郡乘折轅車白布被囊傳云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補）案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

附**乘柴車** 後漢趙壹傳壹爲郡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屛露宿其傍延河南尹羊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補）

私奴裝 晉書陸納傳納爲吳興太守徵拜佐民尚書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粮食來無所復須也

船輕載土 宣城記云涇縣吳矩時爲廬江太守有清稱徵還船輕載土將歲暮逐除者就乞所獲甚少矩乃語之逐除人見土而去

船小而漏 世說云周顗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住王丞相往見之暮雨卒至舫船既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

家貧爲吏步檐上下 會稽典錄云陳脩家貧爲吏常步檐上下**不止**

亭轉露宿樹下 會稽典錄云太守時出按行常顧勑吏卒行客持鎌所在刈馬草不止亭轉露宿樹下將從不過十餘人也

坐無完席 後漢薛惇爲北海長史坐無完席妻謂惇曰君爲長史既無俸祿給供子孫復無完席惇因以善席與妻自坐敗席會稽先賢傳云董昆清約守貧補大司農坐無完席

常席羊皮 後漢李恂爲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　案恂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補）

冬坐羊皮夏坐板榻 謝承後漢書高弘爲瑯琊郡悉出倉中供設付外冬坐云云以桑杯盈漿水羊茂爲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豉也

受俸米不

受錢（會稽典錄云陳脩爲豫章太守每月受俸米不受俸錢）**受俸常取赤米**（後漢第五倫爲會稽太守常蔬食衣布受俸常取赤米）**計日受**（後漢書云楊秉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又羊陟傳云陟爲河南尹計日受俸常食乾飯茹菜而已）**甕坻無儲**（陳留耆舊傳云高順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草屋蓬户甕坻無儲也）**敝衣薄食**（後漢羊續爲南陽太守時郡内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麤衣惡食**（魏志司馬朗爲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布衣蔬食**（魏志國淵爲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案淵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勑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畧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吉句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兵得情理補）**十月無被**（京兆舊事云長安縣孫農家貧爲郡功曹十月無被有蒿一束暮臥其中旦收之）**身服布被**（漢書公孫弘傳云弘爲丞相封侯身服布被）**臥麤布被**（謝承後漢書劉寵傳云劉寵爲司徒臥麤布被）**布衾敝裯**（後漢羊續爲南陽太守妻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内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祇裯鹽麥數斛而已顧勑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案說文曰祇裯短衣也廣雅曰卽襜褕也補）**衣敝履空**（會稽典錄云徐弘爲右扶風都尉家無餘產衣敝履空鄉人嘉其高操）**衣不周身**（豫章彥士傳云羊茂爲功曹病布被不覆軀布衣不周身郡將遺之布被衣褌皆不受也）**衣不重帛**（尸子曰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晉書劉超爲中書舍人治身清苦衣不重帛案超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横竊賞賜無德而禄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補）

幘毁不改膠墨傳之（謝承後漢書羊續傳云續幘毁不復改易以水湔膠墨傳之）

布裯穿敗糊紙補之（謝承後漢書隱遁）

十日一炊（會稽典録云陳脩爲豫章太守十日一炊）

并日而炊（會稽先賢贊云董昆清約守貧并日而炊茄菜不獻）

并日而食（魏志裴潜爲兖州刺史家人大小或并日而食）

食脫粟飯（前漢公孫弘爲丞相食一肉脫粟飯謝承後漢書朱寵爲太尉家貧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粱米皆不敢當之）

長食乾飯（謝承後漢書左雄爲冀州刺史不舉烟火長食乾飯）

恒食乾糧（會稽典録云陳脩家貧爲吏恒食乾粮每至正臘僵臥不起同僚飲食虔請不一往其志操如此）

食麥飯（謝承後漢書豫章宋度爲定陵令素食麥飯）

食糟糠（華嶠後漢樂松家貧爲郎常獨直宿臺上無被食糟糠明帝每入臺輒見松問其故而喜之）

食豆豉（桓階傳階爲趙郡太守俸盡食豆豉上數戲曰卿家醬頗得成否）

食不二味（東觀漢記李恂爲兖州刺史清約率不食二味）

食不重肴（英雄記曰幽州刺史劉虞食不重肴藍縷繩履）

食不過一肉（張蕃漢記荀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私童樵採（晉中興書褚裒爲江州刺史每崇清約雖居官恒使私僮樵採）

不然官燭（謝承後漢書巴桓爲揚州刺史夜與士對坐處明暗之中不然官燭）

不然官薪（會稽典録云陳脩爲豫章太守不然官薪廳事薦編絶不改布被覆形簞瓢蔬食）

唯飲郡水（晉書鄧攸爲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禄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後去職百姓牽留攸船夜中發去吳人歌曰紞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補）

徹去什器（東觀漢黄香爲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勅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即徹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絶）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北堂書鈔

容**瓦器**（益部耆舊傳云趙典爲太常身處上卿而布被瓦器）**桑杯**（謝承後漢高弘見前）**不與民爭利**（東觀漢記宋弘爲司空當受俸得鹽令諸生糴諸生以賤不糴弘怒悉賤糴不與民爭利）**不與孤寡爭粒**（語林何宏云）**不治產業**（蜀志鄧芝爲大將軍衣食資仰於官不治產業）**不別治生**（諸葛亮表云臣初奉先帝資仰於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逐婦燔機**（史記云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安所讎其貨乎）**賣田自給**（魏志和洽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珠璫以封上**（吳錄云袁傳吳人太守黃君高其德行舉孝廉爲尚書郎遷左丞出補江陵其女英得壞墻中珠璫百餘枚傳書上之詔以賜也）**委珠璣而不拜**（鍾離意見前）

公廉不受私謁（東觀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公廉不受餽送**（漢書尹翁歸爲市吏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秋毫無私**（後漢張堪守蜀郡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撿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一無所取**（晉中興書陶侃破杜彌應詹亦隨侃在軍城既㪺諸將競取諸物詹家至貧而一無所取莫不歎其清介也）**不掠財物**（後漢李忠從光武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卽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補）**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後漢張奐以永壽九年遷安定屬國都尉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云云悉以馬金還之）**舉**

袖受金魏畧曰田豫爲并州刺史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爲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補

賫金還奉謝承後漢書豫章張奐爲廣陵守舉孝于吳奉爲孝廉奉賫金爲禮奐閉門不受而奉以囊盛金夜投奐園中而逝奐追不及賫金至廣陵還奉

遺錢不敢拒閤内埋之三輔決錄云公孫晨爲郡功曹其將軍馬防聞名餽錢四百萬晨不敢拒受而埋之閤内

送錢數百萬悉皆不受晉書鄧攸爲吳郡守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

劉寵各受一錢後漢劉寵爲會稽太守徵入爲將作大匠若耶山谷閒有五六老叟人賫百錢以送寵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張盤取柑付外謝承後漢書張盤爲廬江太守潯陽令嘗餉柑一奩其小男年七歲就取一枚與之盤奪兒柑鞭卒曰何故行賂于吾子

餽魚不受韓非子云公儀休相魯而嗜魚國人爭餽魚公儀子不受曰夫受人之惠必有下人之色色下于人將枉于法法枉則免于相矣

受魚懸之謝承後漢書羊續爲南陽太守續好啖生魚府丞焦儉以三月望餉鯉魚一頭續不爲意受而懸之於庭少有皮骨明年三月儉復致一魚續出昔枯魚以示儉遂終身不復食

脂膏不潤後漢書孔奮爲姑臧長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親孝謹雖爲倹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及去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已補

酌泉而飲晉書吳隱之見前

文

子相二君而無私積（左傳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二君矣而無私積國語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而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

魏舒無宅（晉書魏舒從司徒年過致仕有遜讓意而無居宅乃僅以俸秩散餘爲第一所）

張翁步還（華陽國志張翁爲郡自乘二馬之官一馬死一馬病翁曰吾將步還也）

牛產犢以遺之（晉書羊祜傳羊祜爲鉅平侯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

胡牀留以挂柱（魏畧曰裴潛爲兖州刺史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　案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纖藜芘以自供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于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爲人材博有雅要容然但如此而已終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　補）

家無餘財（漢書公孫弘爲丞相故人客來仰衣食家無餘財魏志司馬芝爲河南尹及卒家無餘財晉書魏舒爲司徒所得俸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家無遺產（後漢書郭丹爲司徒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家無餘產（會稽典錄云徐弘爲右扶風都尉家無餘產妻紡績也）

家無餘祿（晉書潘岳賈充誄云年踰知命位極人臣家無餘祿貴而食貧）

田畝不增（後漢書郭丹爲司徒名爲清廉視事五年卒賜送甚寵百官會朝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爲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

在位者服其清（晉書王敦籍周顗家收得素簏數枚盛故絮而巳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莫不歎其清介（應詹見前）

妻子不歷官舍（謝承後漢羊茂爲東郡太守致妻子云云）

在官不迎妻子（謝承後漢巴祗爲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俸祿不使其餘）

閉門不內妻子（謝承後漢羊續爲南陽太守病困謂子祕曰吾有馬一疋賣以買棺牛車一乘載喪歸勿受郡送也）

妻子饑寒（蜀志鄧芝爲大將軍不治產業妻子飢寒云云）

妻子饑乏之（吳志呂岱爲并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之孫權聞之）

（歎息）**妻息素食**（晉書鄧攸選吏部尚書攸馬于家庭妻息素食）**妻子衣食不充**（魏志徐邈爲涼州刺史賞賜皆散士卒妻子衣食不充天子嘉之拜司空）**子弟耕而後食**（晉書祖逖爲豫州刺史尅己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　案逖嘗置酒大會耆老坐中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補）**夫人裳不加綵**（後漢祭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帶以是重焉補　綵本傳作緣附）**妾不衣帛**（左傳晉執季文子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乃舍季孫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妾無副服**（諸葛亮荅李嚴書云吾受賜八千斛今畜財無餘妾無副服）**子常步行**（漢書蓋寬饒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注曰子自行戍不使代之也）**唯有賜衣**（魏志吳質爲荆州刺史性沉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三年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　案質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質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補）**無絹爲斂**（晉中興書庾冰臨卒謂長史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死之日斂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世以此稱之）**廉士甚可愍書柩顯其魂**（漢書薛宣爲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獨受囚家錢六千立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愍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也　案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宣子惠爲彭城令宣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

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財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補）

鈔卷第三十八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歲在昭陽協洽[illegible]山館鈐記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庫 [illegible] 圖書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